

1918年奉軍秦皇島劫械與入關 —以皖奉合作爲中心的探討

葉惠芬

摘 要

1917年7月復辟失敗後，馮國璋和段祺瑞分別出任北京政府代理總統與國務總理，兩人分別為北洋系直皖兩派領袖，為了地盤的劃分及權力之爭，開始明爭暗鬥，尤其在對西南和戰態度上，兩人主張不同，使直皖兩系分裂日趨嚴重。

因為征南軍事失利，段祺瑞被迫辭去國務總理，徐樹錚為挽救皖系頹勢，運作天津督軍會議，決定兩路南征，但主和派並未屈服，直皖之爭因而更形劇烈。皖系最後決定引新銳奉軍入關，以壓服主和派。

自1918年2月開始，秦皇島劫械與奉軍入關事件相繼發生，對馮的主和派造成巨大的壓力，段重新組閣，而奉系則獲得大批軍火，實力頓增，奉系自此開始涉入北京政局。

秦皇島劫械與奉軍入關是關係國家軍政的大事，也是北洋直皖奉三系縱橫捭闔的開始，但是相關研究仍顯得不足。本文希望藉由《閤檔》等史料，就皖奉合作觀點，探討奉軍秦皇島劫械與入關的重要性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關鍵詞：北洋系、張作霖、徐樹錚、秦皇島劫械、奉軍入關。

The Event of Qinhuangdao and the Entrance of the Fengtian Clique into Shanhaiguan in 1918—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nhui Clique and the Fengtian Clique

Hui-fun Yeh^{*}

Abstract

In 1917, after the incident of the Restoration of Puyi to the throne, Feng Guozhang served as acting president, and Duan Qirui the premier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Feng was then the leader of the Zhili clique and Duan that of the Anhui clique, and they had continually tried their best to expand their own territory and power both overtly and covertly. This was especially obvious in terms of their policy towards the Southwest turmoil.

Then because of the failure in the battlefield in the South, Duan was forced to resign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premier. In order to save the Anhui clique, Xu Shuzheng took advantage of the Tianjin Meeting of Military Commanders and decided to proceed to the South by two routes. The pacifist Zhili clique did not like the idea, and the two parties therefore started to conflict seriously. The Anhui clique requested the Fengtian clique to join them to suppress the Zhili clique.

Beginning in February 1918, the armors looting by the Fengtian clique at Qinhuangdao and the entrance of the Fengtian clique into Shanhaiguan took place one after another. Feng's pacifistic policy was greatly threatened. Meanwhile, Duan started organizing his own cabinet, and the Fengtian clique acquired a lot of arms and munitions and started to engage themselves more actively in the politics of Beijing.

Both the cases of the armors looting by the Fengtian clique at Qinhuangdao and the entrance of the Fengtian clique into Shanhaiguan had importan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consequences; they also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pugnacious strife among the three Northern cliques. However, this issue has seldom been studied. This paper would like to make use of the Yen Hsishan File and other materials to explore into the two event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s of the time.

Keywords : the Northern cliques, Zhang Zholin, Xu Shuzheng , the armors looting by the Fengtian clique at Qinhuangdao , the Entrance of the Fengtian clique into Shanhaiguan.

1918年奉軍秦皇島劫械與入關 —以皖奉合作爲中心的探討*

葉惠芬**

壹、前言

1916年袁世凱帝制失敗，段祺瑞開始掌握北京政府軍政大權。他試圖繼承袁的北洋系龍頭地位，惜個性剛愎，又在袁的北洋系久受薰染，並無遠大的政治理想和寬廣的政治格局，因汲汲於個人權勢的擴張，以致統攝北洋全局的努力遭到挫敗，政局走向複雜，非但形成南北對立，也使北洋系分裂成以段爲首的皖系和以馮國璋爲首的直系。

爲了地盤的劃分及權力的爭奪，兩系明爭暗鬥，而在對西南和戰態度上，馮、段兩人主張也有歧異。段不能容忍南方的分裂，決定推行蓄謀已久的武力統一政策，動員北軍進攻湘、川；馮國璋和桂系陸榮廷有維持南北現狀的默契，主張與西南議和，以換取西南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南北戰爭爆發之後，爲了和戰問題，兩人勾心鬥角，使兩派間的裂痕加深。

因爲湘省戰事失利，段被迫辭去國務總理，親信幕僚徐樹錚爲謀段的復職，至津拉攏原屬直系的直督曹錕加入主戰陣營，領銜主戰督軍代表召開天津督軍會議，決定兩路南征，但主和派與南方卻達成「漾日議和」條件。以對南策略爲賭注，雙方爾虞我詐，戰火節節升高，又加上恢復段閣目標還未達成，徐樹錚決定與張作霖合作，由奉軍入關逼迫主和派就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8年12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3月17日。

** 國史館協修

範，乃有奉軍秦皇島劫械與入關事件的爆發。

奉軍秦皇島劫械與入關是關係國家軍政的大事，也是北洋時期皖直奉三系軍閥縱橫捭闔加劇的起點，對政局的發展極具重要性。就皖系而言，徐以退職的陸軍部次長身分，為重振皖系聲勢，竟悍然以國家購買的軍火進行私相授受，實為膽大妄為之舉；再就張作霖而言，奉軍劫械與入關均震撼人心，引來驚恐，張作霖且藉著這次大批軍火的劫奪，實力大增，引人側目，而奉軍的初次入關，對奉系發展的重要性也絕不容輕忽。

筆者注意及此，是緣於近年編註《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第4冊》（以下簡稱《錄存4》）時，發現數電與事件密切相關，部分有刪削痕跡，似因時局敏感，內容隱諱所致，乃引發研究興趣，進一步考察相關研究時，發現相關的討論不足，從早期金鴻文的〈張作霖生平之研究〉，至近期林明忠的〈北洋奉系軍隊之研究（1916-1928）〉等都對事件缺乏深入分析；再者，重要檔案史料未加引用，如金文並未參考《徐樹錚電稿》（以下簡稱《電稿》），對於北洋軍閥研究相當重要的《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3篇論文也都未曾參考。¹

另外，筆者也發現因為當時消息被封鎖，使相關記載真相難明，如身為一個幕僚，徐樹錚何以能有此種權限？固然其主要目的是在謀段的再起，但策劃此案的構想究竟如何形成，步驟如何，段祺瑞在其間扮演何種角色；又如所劫之械究竟是段祺瑞或馮國璋向日本所購買，數量如何，劫械後奉軍軍力擴充情形等等，說法分歧，均有待進一步釐清。

因此，本文希望進行更多史料的爬梳，就皖奉合作觀點，探討秦皇島劫械及奉軍入關始末。《閻檔》與《電稿》分別收錄許多重要電文，可以互參，加上《順天時報》、《晨報》等報導，及近年來出版的許多口述訪談或回憶錄等都是本文重要的參考資料。分成天津督軍會議與皖奉合

1 觸及此事件的相關研究，如金鴻文，〈張作霖生平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6年6月）。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6月）。林明忠，〈北洋奉系軍隊之研究（1916-1928）〉（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7年12月）。

作醞釀、主和派反撲與皖奉合作的開展、秦皇島劫械入關與皖奉合作的強化、政局轉變與皖奉合作的決裂等單元，分別論述皖奉合作關係的發展與變化，期能完整呈現奉軍秦皇島劫械與入關的史實全貌，並對其重要性及其對政局的影響有較深入的考察與分析。

貳、天津督軍會議與皖奉合作的醞釀

張作霖出身鬍匪，於清末接受朝廷招撫，在民初的動亂中趁機擴充，使所部的奉軍逐步發展成強大的軍事集團。² 奉天日本總領事赤塚正助曾在外交報告中，描述張「是一個極端本位主義的人，在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方面，具有非常機警而敏銳的頭腦」。³ 這個批評，從復辟前後張作霖極力結交段祺瑞，經營皖奉關係，可以得到明證。

張認為段祺瑞擁有政治實力，積極與段建立良好的關係，在復辟前後且加入督軍團擁護段，與段關係大幅進展。由於獲得段的支持，他排除政敵馮德麟，穩固奉督地位，並開始進行擴張，由奉天及於黑龍江，兼併吉林的野心也只差臨門一腳。

平定復辟之後，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決定武力征南。但是他的武力統一政策並無法獲得北京政府全面的支持，因為以總統馮國璋和長江三督為中心的直系與南方密切聯繫，希望和平解決西南問題，意圖利用西南牽制皖系。⁴ 由於直系的掣肘，形成段武力統一政策的一大障礙，而直、皖兩派之間也為了對西南的和戰問題爭執不休，致力厚實主戰派勢力的皖系開始積極拉攏張作霖。

因為皖奉關係良好，張作霖在直皖和戰之爭中，支持段的主戰政策，例如對於段決定進軍四川，張通電表示：

2 金鴻文，〈張作霖生平之研究〉，頁8。

3 吉迪譯，「赤塚正助總領事致本野外務大臣函」（民國6年6月16日），〈皖系軍閥統治時期日本對華政〉，載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第3卷，皖系軍閥與日本（以下簡稱《北洋軍閥3》），頁716。

4 莫建來，《皖系軍閥統治史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頁124-125。

彼輩久蓄野心，破壞全局，倘川省有失，則大局必危，應請毅然剛斷，嚴予剿辦，使天下曉然於中央威信所在，不敢妄啓覬覦，而統一之局可速成，共和之基亦當永固。⁵

當桂系通電大舉援湘，段決定討桂之時，張也於1917年10月21日發出馬電，催促北京政府對粵督陳炯明等大張撻伐。⁶

但是段的征南軍事進展並不順利，11月14日長沙撤守，直系師長王汝賢和范國璋通電停戰撤兵，造成北洋軍心瓦解，使段的武力政策受到重挫，於16日通電下野。段的幕僚徐樹錚對因段下臺所造成的皖系危機深感憂心，決力圖挽救。兩度將段閣揆職務不保等情況，急電張與皖督倪嗣冲、浙督楊善德、閩督李厚基。多年來張作霖始終苦心經營皖奉關係，如今段卻去職，對奉系發展不利。因此，他先於次日致電晉督閻錫山，表示此事「與我輩休戚相關」，若「不速設法補救，國家前途危險，莫可名言」，⁷經商議後決定急電段不要引退，並要駐湘軍隊勿墜入敵人奸謀。⁸張挽留段的電文內容不詳，但根據《中華新報》的報導，在電文中他竭力勸段勿辭，且措詞甚為憤激。⁹

段也不甘心下臺，在辭職通電中，譴責馮國璋及主和派分化北洋派和勾結西南的陰謀，試圖揭穿馮及主和派陰謀，同時也希望煽動北洋派群起而攻，以便壓倒馮，取得留任的機會。馮爲了掩飾此種直皖間的勾心鬥角，乃發出篠電，痛責停戰議和的錯誤，表示願帶一旅之師親身督戰。¹⁰張隨即於18日的覆電中，強調本身的主戰主張，云：

5 「張作霖電曹錕等國體改革以來川省禍亂相尋滇黔實爲禍首請嚴予剿辦」（民國6年10月18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3冊（以下簡稱錄存3）（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5月），頁36。

6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以下簡稱史話）》（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4月，1版3刷），第4冊，頁38。

7 「張作霖電閻錫山詢湘局變幻與段祺瑞辭職後補救國家前途之意見」（民國6年11月17日），《錄存3》，頁89。

8 「閻錫山電復張作霖已急電段祺瑞勿遽引退並令駐湘軍隊勿墜奸謀」（民國6年11月18日）、「張作霖電閻錫山詢湘局變幻與段祺瑞辭職後補救國家前途之意見」（民國6年11月17日），《錄存3》，頁89。

9 〈段祺瑞留任之裏面〉，《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21日，版3。

10 「馮國璋通電痛責停戰議和之非是聲言將親身督戰」（民國6年11月7日），《錄存3》，頁93。

作霖分屬軍人，誓雪此恥，生命禍福，悉置度外，祇知有國，不知其他。奉省兵力現有三師，即當從事簡備，倘令出發若干，立即遵辦。一切餉械即由奉自籌，即毀家紓難，亦所不惜。¹¹

其實馮之目的，是以總統身分影響各督響應主和，來粉碎段的最後掙扎，所以19日馮又發出皓電，詢問各督和戰的意見，張依然重申「西南得寸進尺，斷無罷兵言和之理」，要各督軍「同力電陳元首，早具決心，勿爲和議所誤」。¹²直到12月2日，張又再度申論主戰辦法，認爲在此危急存亡時刻，決不容模稜兩可之詞，應要求各方和戰宗旨一致，反對「爲口頭之主戰，仍懷抱調停觀念，於作戰方殷之際，稍有頓挫，又將借口倡言罷兵」。¹³

縱觀以上張的各電均慷慨陳詞，明確主戰，反對任何調停意見。固然一般認爲是因張遠在東北，自南北開戰以來未曾出過一兵一卒，卻高喊主戰，是因無論戰事結果如何，跟他毫不相關，故可置身事外，堅決主戰。然而此時以其與皖系關係看來，其偏向皖系，支持段的主戰政策實毋庸置疑。

在此同時，敏於時勢的張派段芝茂前往北京探查政情，11月20日，張將段芝茂探查的消息與日本領事館書記商談，認爲段閣終將瓦解。在直皖之間，張支持段閣無疑，但這也是以奉系的利益爲前提，段既有下臺危機，張開始思索皖系倒臺後奉系的未來，於是他向日方表示：

這次事變雖難免有些動亂，但東三省必須站在圈外。……東三省和日本有特殊關係，中日提携，對抗歐美實爲必要。……本人始終按照日本的方針行事，希望事實上相互合作。

11 「張作霖電閻錫山等西南用兵功虧一簣當以奉省兵力從事簡備聽命出發」（民國6年11月18日），《錄存3》，頁102-103。

12 「張作霖電閻錫山湘變關係國家大局請元首早具決心勿爲和議所誤」（民國6年11月21日），《錄存3》，頁122。

13 「張作霖力主對南用兵密電」（民國6年12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編，《護法運動》（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171。

更進一步批評蘇督李純和南方各省援引英國勢力，排斥段系和日本的合作，希望挑起日本對英國干預中國內政的不滿，進而使日本支持他：

英國的用心實為凶險，日本方面必須嚴加注意並講求對策。……本人準備在奉天按日本的方針行事，事實上如果日本政府扶植我張作霖，對張某可以和日本官吏一樣看待，使我首先統一東三省，兼併熱河西部，則北洋派必將不戰而退，收拾時局豈不易如反掌？¹⁴

換言之，面對皖系危機，張希望日方把他們對皖系的支持，轉而支持奉天，如此一方面與皖系利益不相違背，又可藉機擴充東三省勢力，可說兩全其美，所以與日人接洽時張頗為急切，然而日方卻反應冷淡。

11月22日段確定下臺，徐樹錚已先從陸軍部次長去職來津，他成功地說服剛與長江三督發出主和通電的直督曹錕加入主戰陣營，於是以曹錕為中心，有天津督軍會議的召開。先由徐策動倪嗣冲通電主戰各督，致電曹錕，由各省推派代表至天津商議主戰，以示團結，同時請曹領銜通電。¹⁵張作霖緊隨倪後，於26日致電晉督閻錫山表示極為贊成，且已派奉軍參謀長楊宇霆代表赴津，閻也回電張作霖、倪嗣冲、曹錕三人，表示已派出張維清至津與議。¹⁶最後除了長江三督外，各省都先後派代表來津。

徐樹錚通過王郅隆與倪嗣冲早有深厚淵源。¹⁷張既然有心攀附段，當然也會注意到徐樹錚的重要性，直到天津會議前夕，張派出的是徐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楊宇霆，由楊居間聯繫下，雙方關係有了更大的突破。¹⁸

12月3日天津會議開議，直到1918年1月15日結束，歷時40多天。在

14 楊凡譯，「張督軍的談話內幕」（民國6年11月20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3》，頁588-591。

15 「倪嗣冲電閻錫山略謂和議必有條件應詢謀僉同始有益大局」（民國6年11月23日），《錄存3》，頁137。

16 「閻錫山電覆曹錕特派駐京代表張維清就近趨叩崇階面聆訓示」（民國6年11月26日），《錄存3》，頁138。

17 王郅隆先是倪嗣冲和張勳的秘書，袁世凱死後隨段祺瑞的上臺而嶄露頭角，與徐樹錚兩人一在幕前，一在幕後，為段祺瑞謀劃。見楊凡譯，「王郅隆的消息」（民國5年11月30日），〈北洋派與民黨的矛盾和鬥爭—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3》，頁38-39。

18 陳崇橋、胡玉海、胡毓崢，《從草莽英雄到大元帥—張作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頁75。

會議前半段，徐樹錚立於幕後操縱地位，把主和派與西南議和內幕洩露給督軍或代表，激起督軍的同仇敵愾，也主導議題的進行。除了確立以主戰為宗旨外，會議最重要的主軸，是希望以督軍的集體力量，迫使閣揆王士珍去職。例如，3日徐在給主戰各督電中提到，日本以中國直皖分裂為慮，詢問解決方法，徐的答覆是「小則蘇、贛易人，大則東海（徐世昌）出而收拾」，¹⁹ 主張更換主和的蘇督李純和、贛督陳光遠，或由徐世昌取代王士珍。又如7日，他認為主戰各督既然決議征討西南，但「仍應從整理政府入手」。更明白地鼓動各督，「以各省近數日之團結策勵，稍作抗言，即不難更易一總理，政府便可以釐然清明，然後渙號申討，一鼓作氣」為最佳方策，否則若中央與南方勾結，將使督軍團陷於自由行動的惡名，將被責為無政府狀態，或者萬一有某國承認南方為交戰團體，接濟餉械，則主戰派將陷於更不利局面。希望各督能迅電會議的盟主曹錕和副盟主張懷芝，但這與會議的初步決議有些出入，徐恐「關於結局情形甚有毫釐千里之差，而託端甚微，驟觀之倘疑為迂論，或阻仲（曹錕）、志（張懷芝）兩兄壯往之氣」，所以他「僅託人到津，約同楊麟葛（宇霆）兄設法轉達」，²⁰ 楊為張作霖代表，透過楊宇霆，可看出徐對張作霖的重視與拉攏。

在天津會議初期，徐樹錚相當倚重倪嗣冲，倪從復辟時的徐州會議即以擁護著稱，為頑固的主戰派，是徐最知心的盟友，徐往往透過倪提出許多議題，在會議初期扮演重要的角色。²¹ 但是因倪聲名不佳，所以當天津會議於12月中準備聯銜通電逼迫馮國璋批准討伐令時，徐即有其顧慮，他向倪表示：「由兄處發動，似有嫌疑，頃已托人赴奉，商由雨亭（張作霖）聯合黑、陝、晉、浙、皖、滬、甘諸省，公推直、魯領銜，明白聲請。」²² 於是在徐、倪之外，加入張作霖的鐵三角關係形成。

19 「致各省督軍江電」（民國6年12月3日），《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2。

20 「致各省督軍魚電」（民國6年12月6日），《電稿》，頁2。

21 徐鑄成，〈李思浩生前談從政始末〉，《文史資料選輯》，1978年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頁157。〈西報紀天津會議之內幕〉，《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11日，版2。

22 「致倪嗣冲電」（民國6年12月13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0。

參與天津會議，主戰派迫使馮國璋做了許多妥協與讓步，達成多項目標如下：1.決定曹錕和張懷芝兩路出兵南下討伐西南；2.由臨時參議院通過國會組織法和選舉法，進行新國會議員選舉，成立新國會；3.段芝貴出任陸軍總長，段祺瑞出任參戰督辦。因主戰各督已獲得大批南征軍費而有斬獲，宣告散會，然徐樹錚本人卻對會議的成果並不全然滿意，主要是因為他恢復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的原訂目標仍未達成，所以到會議末期，他決心改弦易轍，遠赴上海，一方面另外進行秘密活動；另一方面則加強與張作霖的聯繫，更大一場政治風暴似乎正在醞釀之中。

叁、主和派的反撲與皖奉合作的開展

1918年1月中旬天津會議結束，主戰派揚言準備兩路南攻，南北大戰即將爆發之際，主和派卻奮力反撲，漾日議和、總統南巡和馮玉祥的武穴主和都令主戰派猝不及防，威脅主和派屈服的最後手段一皖奉合作的引奉軍入關被排上議程。

1.漾日議和條件

天津會議結束，主戰派開始準備兩路出兵南下。第一路曹錕派吳佩孚率領第三師由京漢路南下，會合張敬堯的第七師進攻湖北；第二路張懷芝派施從濱率山東暫編第一師由津浦路南下，準備攻打湘東。湖北荊樊戰事開始爆發，使兩個月以來南北間不戰不和的僵局被打破。1月22日，北軍吳光新部占領荊州，25日襄陽也被吳佩孚部第三師第五旅張學顏部攻陷。²³

但對馮而言，南北開戰無論勝負，都對他不利，所以他一直不放棄議和的機會。²⁴ 1月19日，湘軍又提出北軍退出岳州，湘桂各軍不進犯湖

23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頁356-357。「曹錕通電該軍張學顏旅長所報第五旅攻復襄陽戰況」（民國7年1月28日），《錄存3》，頁363。

24 飄萍，〈北京特別通信（151）〉，《申報》，上海，民國7年2月18日，版3。

北，且服從中央等條件，要求停戰議和。馮即指示鄂督王占元，「岳兵可以回撤，以固鄂防，而清本省」。²⁵ 同時交由閣揆王士珍進行調和的努力，以王芝祥為議和代表，和陸榮廷聯繫，且在前一天請王芝祥轉告陸榮廷，詢其對南北調和意見，表示馮國璋極希望能夠早點結束南北紛擾，已擬定最後的退讓條件。²⁶ 由此可見馮國璋、王士珍為突破與南方議和的瓶頸及期望達成和議的殷切。

22日，徐樹錚從日方獲知主和派正與西南進行議和，而且也分向日、美交涉，已獲得和寺內正毅不同態度的原敬、犬養毅和山縣有朋等人支持，準備實施南北劃分之策。²⁷ 次日，徐又獲知馮國璋所提出的議和條件：1.國會以舊法召集；2.岳州北軍調回，以西南人物督湘；3.陸榮廷如願巡閱兩粵，仍可復職，並兼督粵，龍（濟光）另安置；4.川中許駐滇軍一師半，劃江為界，黔軍亦可照前清請保鹽路辦法，留駐一旅。此即徐向各督所透露的「漾日議和條件」，徐認為主和派不計一切進行和議，但「統一條破，吾國尚能存在否？」對主和派不惜犧牲國家權益，訂定屈辱的議和條件深感氣憤，批評道：

國會用舊法，與恢復何異？岳軍調回武漢，何以支持湘粵？川聽彼要求，統一何以保持？²⁸

北軍攻下荊州，馮國璋認為和議時機已經成熟，「漾日議和條件」即將實現。24日，王士珍正準備在國務會議上提出這幾道命令，進行討論之際，突然接到南軍進攻岳州的急電，議案被迫擱置，和議也宣告中止。²⁹ 27日，岳州陷落，西南各省大為振奮，而主戰派則義憤填膺，徐樹錚且發現王士珍和長江三督都無動於衷。如王即表示，「岳陷為時局轉

25 「馮國璋為北軍是否從岳州撤出問題密電稿」（民國7年1月19日），《護法運動》，頁797。

26 「葛敬猷電閻錫山馮國璋擬和議最後退讓之條件數則」（民國7年1月20日），《錄存3》，頁365。

27 按日本政友會、憲政會、國民會於1月20日發表宣言，指責日本干涉中國內政，助成內亂，招致人民怨恨，而原敬和犬養分別是政友會和國民會之黨魁。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355。

28 「徐樹錚電閻錫山西南要人所提議和意見」（民國7年1月23日），《錄存3》，頁366-367。「致各省督軍漾電」（民國7年1月23日），《電稿》，頁6。

29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79。

機，北軍既無逼近長沙之嫌，南方何所藉口？余初意本主張北軍退岳，表示議和誠意」。鄂督王占元也表示此時應「分撤岳防，不犯鄂境」。為此，徐樹錚指責「近一二要人破壞北方團體，無微不至」，認為任由和議進行，主和派終將斷送北洋系的前途。³⁰

2. 總統南巡事件

南軍攻打岳州，迫使主和派推動的和議停頓，討伐令的發布與否更使馮國璋為難。在徬徨之中他走訪徐世昌，徐主張邀段祺瑞，再加上閣揆王士珍、陸軍總長段芝貴等人一起研議國是。³¹ 在會中馮首先表示：「近日舊日同袍對於自己均不見信，擬親赴直、魯、蚌、蘇，再轉鄂，面相信誓。」徐、段均無異議。

最初馮國璋宣言親征，下令挑選精兵一旅，配備充足軍火，作為自己的南行衛隊，整裝待發。³² 臨行時卻改口為南巡，順便徵詢長江三督對和戰的看法。由親征改為南巡，由軍隊武裝配備充足到輕車簡從，馮一再反覆，對外界諸多疑點，也未曾澄清，令外界更加霧裡看花，所以李慶芳在給閻錫山的報告中，即表示「聞軍行路線有由天津先至浦口說，此中真相，未能瞭解，人心浮動，謠誑恐多」。³³

對馮出巡存在著太多的疑點，徐樹錚首先質疑其是否另有詭謀，云：

若有誠意，戰令一發，士氣立奮，何待面誓？如信不由中，誓亦何益？且親誓亦曾躬聞其盛矣。若有親出之決心，何事不可為？而竟陷於今日之困境，是其所謂親出者，姑作是語以覘人心耳。否則墜

30 馮德麟曾隨馮國璋南巡，兩人關係密切；曹汝霖則曾向日本的齋藤季治郎少將表示，馮國璋不斷私通南方，曾給王天縱旅費，使其擾亂地方；此外，馮玉祥的行動也與陝西局勢有關。分別參見「致楊宇霆沁電」（民國7年1月28日）、「齋藤少將致參謀總長電」（民國7年3月6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5、609。「徐樹錚電閻錫山近一二要人破壞北方團體無微不至務請嚴防」（民國7年1月28日），《錄存3》，頁371。

31 「葛敬猷電閻錫山岳州已被南軍占據府中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南方針」（民國7年1月25日），《錄存3》，頁368。

32 「李慶芳電閻錫山元首親征選十五十六兩精銳為從」（民國7年1月26日），《錄存3》，頁369。

33 「李慶芳電閻錫山元首親征選十五十六兩精銳為從」（民國7年1月26日），《錄存3》，頁369。

入西南圈套，另有詭謀耳。³⁴

向來圓滑膽小的馮國璋忽然夸言親征，實令人疑惑。當時皖系盛傳驅馮，³⁵ 徐世昌又有復辟傳聞，馮懼怕重蹈黎元洪困守北京、成為皖系籠中囚的覆轍，乃發出反擊行動實屬必然。但因為太多的疑點馮無法自圓其說，使徐樹錚覺察馮是託詞出京，目的則是南京，且一定會組織政府，與南方攜手議和，甚至與南方聯合對付皖系，這對皖系而言，將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撒手鐮」。³⁶

1月26日下午馮的專車由北京開出，內務總長田文烈等少數人隨行，當晚抵津，曹錕到站迎接，且伴送他到曹家花園住宿。³⁷ 27日下午至濟南後張懷芝上車隨行赴徐。在天津、濟南停留時，馮表明此行是要慰勞軍隊，激揚軍心，受到熱烈歡迎與禮貌的待遇。³⁸ 經過徐州，張敬堯也上車隨行。28日晨抵達蚌埠後，倪嗣冲前來迎接，馮忽然變更行程，表示「本擬赴南京一行，緣京電要求回京甚急」。29日隨即北返，下午1時抵京，行程比他原定的七日縮短三天。³⁹

馮的南巡之舉，是企圖在主戰派環伺下，突破重圍，進行最後一搏，到蚌以後卻開始變調。他見倪之後，知道倪必然奉段的密令，阻其至南京會見李純，他也早就瞭解倪與段、徐的關係，知道他們都是膽大妄為之徒，而倪為了逢迎段，可能不擇手段，所以當倪勸他北返時，也只好放

34 「致張作霖倪嗣冲有電」（民國7年1月25日），《電稿》，頁533。

35 倪嗣冲曾從王廷楨處獲知馮國璋的左右已獲知徐樹錚有密謀除去李純、王士珍，甚至馮國璋的傳聞，乃向徐詢問，徐表示消息外洩是因日人坂西利八郎透過段系靳雲鵬的關係，與段祺瑞頗有來往，段在缺乏防備之下，告訴坂西，「李（純）去即可著手，……王（士珍）不認去李可即去王，馮（國璋）不認去王，恐更有人起而去馮」云云。見「致倪嗣冲沁電」（民國7年1月28日），《電稿》，頁8-9。

36 〈社論：此之謂親征〉，《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27日，版2。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81。

37 〈馮國璋突然南下記（二）〉，《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30日，版3。「曹錕通電大總統出京檢閱軍隊路線經過情形」（民國7年1月27日），《錄存3》，頁370。

38 「李慶芳電閻錫山田文烈隨元首赴津此行專為激揚軍心消弭隔閡」（民國7年1月27日），《錄存3》，頁370。

39 〈馮國璋突然南下記（二）〉，《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30日，版4。「張懷芝電閻錫山元首出京宗旨表面為慰勞軍隊實則在激勵將帥作戰決心」（民國7年1月30日），《錄存3》，頁374。〈西報對馮氏出京之觀察〉，《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30日，版6。

棄原定計畫，狼狽而回。⁴⁰

無法抵達南京，是馮此行的最大敗筆，西南的調停代表岑春煊曾非常遺憾地向日本總領事說：

如果馮國璋前此來到南京，即可能協商調停，多少利於解決時局；
但在蚌埠遭倪嗣冲痛罵，以至涕泣而匆匆北歸，現已採取主戰論，
致時局愈趨混亂。⁴¹

顯見馮此行未達原定目標，反而因為脫逃未遂，被懷疑別有詭謀，而幾乎淪為皖系的甕中之鱉。甚至有遭倪痛罵，受盡屈辱，而掩袂涕泣的傳聞，成為報章譏刺嘲諷的笑談。⁴²

3.馮玉祥武穴主和

南巡之後，馮國璋被迫於1月30日發布討伐令，主和派幾乎失去反抗能力，但是馮玉祥武穴主和事件的發生，又是主和派的另一次大反撲，如果長江三督能及時響應，配合西南大舉反攻，對主戰派又將是一次致命的打擊。

馮玉祥曾率其第十六混成旅助段祺瑞討平張勳有功，但因他是陸建章舊部，而段卻與陸建章不和，加上馮屢次通電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也因此深受皖系排擠。1917年8月被派赴鄂填防，11月改調南下援閩，馮玉祥並不贊同段的武力統一政策，藉援閩之機，向段要求增加兵力後就一面派李鳴鐘在河南招募新兵，擴充實力；一面以大水沖毀津浦路為由，遲遲其行，後來在段一再的催促下，乃由豐臺轉京漢路南下，12月初抵達浦口。⁴³

40 〈倪嗣冲大罵直系紀實〉，《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2月4日，版2。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82。

41 楊凡譯：「有吉總領事致本野外務大臣電」（民國7年2月8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3》，頁607。

42 其時報章甚至諷曰：「漢獻帝受曹丞相之辱，掩袂而退；馮總統受倪將軍之辱，雪涕以歸。」見〈時評一大哉此一哭也〉，《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31日，版2。

43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頁260。郭緒印、陳興唐，《愛國將軍馮玉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頁29。

陸建章久蟄思起，認為支持主和，既可博得個人政治聲譽，同時想因利乘便，攫取倪嗣冲的安徽地盤，便開始分至北京、南京等地進行主和活動，對陸的主張，馮玉祥也表贊同。⁴⁴ 抵達浦口，馮玉祥至南京謁見李純，李表歡迎，兩人並密談和戰意見，他建議馮玉祥在此駐紮，不必開閩，軍隊給養蘇省可以供給，並且撥給馮玉祥金陵製造局庫存的一批槍枝。

李純熱誠歡迎馮旅，曾電請馮國璋准許馮旅留在浦口，撥歸他節制調遣，這是準備必要時以武力阻止第二路軍南下的動作。1918年1月初，張懷芝的第二路軍由施從濱率領南下援贛，由津浦路開到滁州，就與馮旅衝突，行動受阻。⁴⁵ 這時浦口的緊張情勢為全國所關注，直皖衝突可能提前爆發。對此皖系又遷怒李純，李不敢再留馮旅，乃於1月28日通電，表示已遵照中央命令，為其籌備船隻，催促其出發。⁴⁶

2月5日，馮旅抵達武穴。⁴⁷ 武穴屬鄂境，但與贛、皖交界，距九江極近，安慶在其東北，武昌在其西北，為交通要衝，馮決定屯兵於此。當時第二路施從濱旅正預備開抵九江，而馮旅屯兵武穴，其勢足以拊施軍之背，且阻礙其後勤聯絡，所以馮在武穴引起各方注意。⁴⁸ 14日，馮發出主和通電，痛陳內戰之非。⁴⁹ 以一名旅長而通電主和，震驚全國。另有來自皖省密報，指其有由宿松進犯皖北，或回據安慶的計畫。搜查所得之馮旅誓師詞內確以倪為聲討目標，擁戴陸建章取代倪之皖督傳聞似乎不是空穴來風。⁵⁰

44 王毓超，〈直皖戰爭前後〉，《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以下簡稱存稿）第2冊—晚清·北洋（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頁132。《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6日，版3。吳景南，〈馮玉祥武穴通電主和前後〉，《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5輯（1988年10月），頁76。

45 「李慶芳電閻錫山馮玉祥旅與魯軍開始衝突」（民國7年1月8日）、「李慶芳電閻錫山馮玉祥與施從濱前哨在浦口衝突聞王廷楨出為調停」（民國7年1月11日），《錄存3》，頁343、344。

46 「李純通電已遵中央囑催馮旅赴援鄂防並為之墊發款項籌備輪船」（民國7年1月28日），《錄存3》，頁372。

47 〈蕪湖快信〉，《申報》，上海，民國7年2月18日，版7。

48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71。〈關係全局之馮玉祥行動〉，《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2月23日，版3。

49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361。〈馮玉祥通電反抗中央〉，《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2月17日，版2。

50 「李慶芳電閻錫山馮旅誓師詞有倪賊倡亂元首被逼政府已電倪嗣冲查明」（民國7年2月19日），《錄存

馮旅主和後，倪被迫聲稱將親至武穴討伐馮旅，然而海州鎮守使白寶山、徐州鎮守使張文生有與馮旅南北呼應，將倪驅出皖境的傳聞，駐蕪湖的皖南鎮守使馬聯甲也有響應馮旅的風聲。另外，李純也有扣留解款200餘萬元，將有非常之舉，並派部將陳調元入徐州，為夾攻皖省之計，倪李衝突更使倪內外交迫。⁵¹ 如此一來，主和派聲勢復振，就如同閻部葛敬猷所云：「政局自從馮旅主和，情形稍變，聞又有調和之說。」⁵² 徐樹錚在致駐日大使章宗祥的電中，也憤然慨述南征戰局的轉折，云：

曹、張兩帥……分率一、二兩路，併力南征，湘岳恢復，國軍復振。不圖奸人播弄，馮旅倡和，軍心為之動搖，大局又告不穩。⁵³

也承認馮旅武穴主和事件確實對於主戰派為一重大打擊。

漾日議和條件、總統南巡及馮旅主和等均為主和派對主戰派的大反撲，使主戰勢力受到嚴重的動搖，武力統一政策受到挫折。⁵⁴ 與倪嗣冲交好，也是安福系中堅的王郅隆為了倪的安徽地盤危機，找徐樹錚密商解決辦法。剛好徐對王士珍屢傳退意，卻又不斷與西南岑春煊、陸榮廷聯絡，且依舊督領一切軍事事宜，已經大感不耐，認為容忍下去只有斷送北洋系一途，⁵⁵ 決定對主和派出手，引進奉軍行動已經如箭在弦。⁵⁶

3》，頁400。〈咄咄馮玉祥之舉動〉，載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259。〈關係全局之馮玉祥行動〉，《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2月23日，版3。

51 張勳復辟失敗後，倪嗣冲將其舊部徐州鎮守使張文生和海州鎮守使白寶山分別收編，李純認為徐、海隸江蘇省，理應為江蘇管轄，此時傳聞馮玉祥聲言討倪，已勾通張、白兩人，準備對付倪嗣冲。見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54。「李慶芳電閻錫山馮玉祥聲言討倪嗣冲王士珍乞退甚急政局益形危險」（民國7年2月19日）、「李慶芳電閻錫山馬聯甲駐蕪湖一師有響應馮旅之說」（民國7年2月22日），《錄存3》，頁401、409。

52 「葛敬猷電閻錫山內務部已請發第二批防疫款可部長會長儘速續發」（民國7年2月23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以下簡稱錄存4）》（臺北：民國92年5月），頁605。

53 「致章宗祥電」（民國7年7月15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77。

54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271。陶菊隱：《督軍團傳》（臺北：江南出版社，民國73年2月），頁176。

55 「徐樹錚電閻錫山王士珍准假全屬表面文章一切軍事非斷我北系不止」（民國7年2月21日），《錄存3》，頁407。

56 齊協民，〈官僚軍閥禍國殃民見聞雜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1980年7月），頁147。

肆、奉軍劫械入關與皖奉合作的強化

天津會議後，直皖和戰之爭非但無法偃旗息鼓，反而有不擇手段、愈演愈烈之勢，尤其是主和派的幾次大反撲，讓段、徐驚惶失措，於是以奉軍壓境，逼迫主和派就範的最後一擊，因徐樹錚的催促，段祺瑞決定不顧後果，派徐以接洽國防名義出使奉天。在徐的規劃下，奉軍先成功地在秦皇島劫奪北京中央購自日本的軍械，大軍也開始南開天津、北京，對政局造成重大的波動。

1. 皖奉合作協議的訂立

天津會議前後，張作霖一再附和皖系主張，屢次聲言主戰，對皖系而言不啻爲一劑強心針。又透過楊宇霆，與徐樹錚有更頻繁的接觸，在主戰各督中已居屬一屬二的地位。徐曾在給倪嗣冲的一電中，排出各督地位的輕重，云：

弟意我輩同志，現僅有浙、閩、滬、秦、晉、魯、川、粵爲中堅，直、黑須隨時接洽，豫必勢成後附和，甘、新及三都統可備聲援，鄂中先經密合，而熱誠膽略最爲同人欽服者厥惟兩帥（張作霖）及我兄兩人。⁵⁷

因爲倪嗣冲久被視爲段系走狗，如今又身陷內憂外患，而張作霖統有東北精銳奉軍，更成爲徐樹錚所亟欲倚重的目標。

天津會議時主戰勢力雖然高漲，但是仍無法迫王士珍下臺，加上主和派動作頻頻，尤其馮旅武穴主和引發的倪李衝突，使倪嗣冲和徐樹錚開始研商由奉軍入關「剷除長江主和之分子，督促中央主戰之決心」的可行性。⁵⁸ 但倪向來是稟段、徐之命，因此仍由徐負主要的策劃之責。

57 「致倪嗣冲沁電」（民國7年2月27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2。

58 「李慶芳電閻錫山奉省出兵由徐倪運動而起旨在促中央主戰之決心」（民國7年3月8日），《錄存3》，頁445。

徐認為政局已開始有不利皖系的趨勢，云：

近日政象朽腐，我軍系日自尋隙，而認賊爲子，思之殊堪痛懼。萬一武漢有失，將何以善其後？故特走謁雨帥（張作霖），切商辦法。⁵⁹

加上他對長江三督在李純號召之下有「蘇贛鄂聯合條件」的訂立，企圖抵制主戰派的南征之舉亦深表不滿，認為主和派不計利害後果，執意要與南方妥協，致使北洋系嚴重的分裂，爲了解救皖系、甚至北洋系的危機，引奉軍入關的時機已然來臨。⁶⁰

皖系中徐、倪兩人固然是促成奉軍入關的要角，但是隱身幕後、卻一再縱容徐膽大妄爲的段祺瑞，也不能不負連帶之責。事實上，段早已看穿張作霖的野心，所以過去雖然拉攏他，卻不願意多用他。但是在直皖兩系鬥爭已至白熱化之時，段手中沒有武力，只好仰賴這些皖系督軍出兵相助，然而湖南戰場上北軍不堪一擊，已經讓他有「南行各軍之腐，非生力軍不足壯氣」的深切體認。⁶¹何況他身處在馮段之爭的漩渦中，對馮國璋受盡主戰派的逼迫，已顯得捉襟見肘，卻依然巧妙應付的狡詐百出，已經失去耐性，決計不顧一切後果與代價，與奉合作，因此令徐「屆時赴奉相助」。⁶²也因為段、徐兩人對皖奉合作已經取得共識，引奉軍入關成爲勢在必行。

1918年1月25日，徐樹錚先派曾毓雋、倪炳文赴奉，開始商議劫械與奉軍南下，28日回京，將雙方的商議情形回報，段還對張作霖「謀國之忠、任事之果」表示推崇。徐樹錚也致電張，表示讚慰，云：「以我國地大物博，使任國事之人能得二三熱誠勇毅如我兄者，安能積弱至今之甚乎！」顯示在皖系有求於奉的援手之下，雙方的合作愉快。

59 「致鮑貴卿沁電」（民國7年2月27日），《電稿》，頁15。

60 「致各省督軍冬電」（民國6年2月2日），《電稿》，頁11。

61 「致張作霖倪嗣冲卅一電」（民國6年12月31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0。

62 「致各省督軍先電」（民國7年2月1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6。

31日傳出王士珍有意辭職，並勸段復出，段表示堅辭，徐樹錚隨即向段建言，「國事重於一切，復出爲是」，一面電倪嗣冲和張作霖，表示大局雖然有變，但「我輩計畫仍應照舊佈置，蓋用不著時收之甚易」，而且奉軍兵力「不用於此，或用於彼，亦捷徑也」。⁶³ 據此，徐計劃奉軍入關的第一目標是讓段復出。

奉軍入關茲事體大，牽涉複雜，李慶芳對閻錫山表示：

芬圖（李慶芳）以爲茲事下臺匪易，奉督（張作霖）既爲津會團體之一，即有共同利害，中央不允其請，必須先告脫離，繼以兵爭一也；如奉先發，同派是否響應二也；響應之後，元首去，內閣倒，能收拾者何人三也？如不響應，任其一意孤行，必滋意外四也。

其中第一和第二點，顯示此舉將引發主戰各督的疑慮，影響皖系內部的團結；而第三和第四點更影響國家政局安危，所以李慶芳提醒閻「我晉未雨宜爲綢繆，臨機庶免躑躅」，認爲此事「萬一不以審慎出之，小則團體破壞，大則北方糜爛」。⁶⁴ 身爲主戰派之一的閻錫山對奉軍入關疑慮萬分，加上奉軍劫械入關時涉及的外交問題，可謂治絲益棼，但徐樹錚已成竹在胸。

2月1日，雙方的合作協議已經完成，徐樹錚在給主戰各督的先電中，對奉軍入關的緣由和進行步驟有了完整的交代，曰：

馮（國璋）、王（士珍）、岑（春煊）密使往來商量，已有成說，……是不陷於滅亡不止，推源禍始，馮公贖贖，尚不足責，足責者厥惟閣之王、督之李（純）。現議由奉抽調生力軍，以助戰爲名，分軍京奉、津浦路，強請明令罷李，李去王必自退，不退再請罷

63 按：此電時間有誤，此電是在徐樹錚在「致張作霖等世二電」後所發，而世二電提到民國7年1月31日張敬堯通電指責馮國璋密電李純照舊調停一事，故此兩電應同樣發於民國7年1月31日。見「致張作霖世二電」（民國6年12月31日）、「致張作霖倪嗣冲卅一電」（民國6年12月31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0、541。

64 「李慶芳電閻錫山奉省出兵由徐倪運動而起旨在促中央主戰之決心」（民國7年3月8日），《錄存3》，頁444。

之。另選公正無私、以國為重、耆德碩望之人出任總理，然後通盤籌劃，與天下相見以誠，公議國是，以期力挽頹運。……以上辦法歷經菊老（徐世昌）、芝老（段祺瑞）贊許，並促速行。⁶⁵

設定雙方合作的宗旨在「罷李、去王」，對引奉軍入關也已有具體的步驟與辦法，最重要的是計畫且獲得段祺瑞和徐世昌「贊許促行」，開始準備付諸實施。

2. 劫械的策劃與進行

有求於奉軍，徐樹錚知道必須先給張作霖一些好處，以換取他的誠意幫助。恰好他獲悉段任國務總理時，與日本訂立的軍械借款條約即將透過日本泰平公司完成交械的程序，⁶⁶ 由日輪武德丸裝運，自橫濱出洋，預計在2月3日運抵秦皇島登岸。⁶⁷ 如果這批軍械為馮國璋或直系軍隊所有，對皖系確實不利，⁶⁸ 徐乃計畫由張截奪，等軍械到手後再進行分贓，約定奉軍可以分得其中的四分之三，而徐得四分之一。⁶⁹

張作霖已擁有奉軍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共三個師，但裝備已嫌陳舊，他久欲擴軍，卻苦無軍械，從徐處得到此項訊息，正中下懷，即接受徐的計謀，秦皇島劫械開始緊鑼密鼓的進行。⁷⁰ 劫奪中央的軍械畢竟

65 「徐樹錚電閻錫山擬由奉抽調生力軍分軍京奉津浦路以達罷李退王目的」（民國7年2月1日），《錄存3》，頁380-381。

66 軍械借款是段祺瑞還擔任國務總理時，即開始與日本進行交涉，至段下野前已將至締約階段。當時徐樹錚以陸軍部次長身分，亦與日方人員有頻繁接觸。如民國6年11月14日，日本齋藤少將即為軍械借款事訪問徐，同日稍遲，泰平公司主任高木潔氏特也至陸軍部與徐樹錚進行會談，會談內容也與購械有關。參見〈軍械借款之進行〉，《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18日，版2。

67 園田一龜，《張作霖》（東京：中華堂，大正12年（民國12年）），頁110。「致張作霖沁電」（民國7年1月28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4。

68 這批軍械究為何人主持簽訂，說法分歧，曹汝霖表示是黎元洪密向日政府購以備練三混成旅之用；曾毓雋說此批軍械為馮國璋為擴張個人勢力而購，段祺瑞事前並無所聞；吳虬亦說是馮為制段，擴充嫡系實力，透過北京衛戍司令王懷慶購械；張國淦說此批軍械為段與日本訂立的軍械借款契約所購。但不管如何，此時軍械的支配與使用權無疑均歸屬馮國璋。見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9年6月，再版），頁138。曾毓雋，〈憶語隨筆〉，《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28。張國淦，〈中華民國內閣篇〉，載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6月），頁227。

69 曾毓雋，〈憶語隨筆〉，《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頁28。張國淦，〈中華民國內閣篇〉，《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頁227。

70 張國淦，〈中華民國內閣篇〉，《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頁225。

關係重大，徐樹錚做了周密的部署。1月25日，曾毓雋、倪炳文赴奉前，雙方應已有所電商，所以在當日徐樹錚給張的電文中補充道：「又2月1日武德丸尚載有陝西購械，前漏述。」對日方，他也已先在寺內內閣的支持下，獲得劫械的默許，對所購日械的動向更是掌握得一清二楚。⁷¹

馮國璋派來秦皇島接收軍械的大員，是陸軍部軍械司長翁之麟，亦為留日學生出身，早為徐所收買，此可由徐要警察總監吳炳湘密告翁，要他轉請「高木速派炮匠來奉代整炮件」可資證明，但馮國璋方面卻一直缺乏警覺，直到日後馮的衛侍武官、陸軍中將張聯棻在〈一九一八年北洋軍對湘作戰經過〉一文還是誤認為翁乃在未提防下，才讓槍械為奉軍所奪。⁷²

相應於馮的疏漏，徐樹錚則極端保密。除了倪嗣冲、張作霖之外，因為雜有晉、陝所購之械，也只有閻錫山和陝督陳樹藩知情。⁷³ 2月1日，徐樹錚開始和閻商量晉械問題，他告訴閻因為奉省出兵，須截留部購槍械，但截留時無法區分，所以準備等劫奪到手後，再行分運，徐、閻磋商的結果最後決定一律先由奉軍收取。⁷⁴ 但為慎重起見，閻透過國務院參議涂鳳書向段祺瑞詢問軍械之事，徐樹錚知道以後，特地再電閻叮囑，關於軍械事已極盡保密之能事，連段左右也只有他和曾毓雋兩人參與，即使段的親信如靳雲鵬、張志潭等人都毫不知情，要閻此後務必更加慎密。⁷⁵

完成策劃，徐樹錚已有十足的把握，他向日方開始透露計畫內容。2月15日，大倉組派駐天津之河野久太郎從徐那邊獲得其與張作霖合作，

71 「致張作霖倪嗣冲有電」（民國7年1月25日）、「致張作霖沁電」（民國7年1月28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3、534。

72 見張聯棻，〈一九一八年北伐軍對湘作戰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6輯，頁94。

73 「致閻錫山陳樹藩電」（民國7年2月1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6。

74 「致閻錫山陳樹藩電」（民國7年2月1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6。「閻錫山電復徐樹錚以菊芝兩老皆贊許促行惟陝省兵變日多宜加考慮」（民國7年2月3日）、「徐樹錚電閻錫山陝械到後恐政府扣留故不如先由奉收再轉交為妥」（民國7年2月4日），《錄存4》，頁310、311。

75 徐樹錚電閻錫山，表示連日所商討由奉截留軍械事關秘密，囑勿再傳播。而後閻的代表田應璜也在給閻的電文中再度提到徐樹錚因賈景德電涂鳳書，有消息外洩之慮，囑應更加慎密。惟兩電文中關於這一部分內容都有刪削痕跡，顯見此事的敏感性。參見「徐樹錚電閻錫山日來密商諸事與聞者僅最重要而與長官密切之代表」（民國7年2月5日）、「田應璜電閻錫山陝省匪勢雖大惟亦有誓不從逆者是以陝事尚可為」（民國7年2月8日），《錄存4》，頁312、317。

由奉軍入關劫械的全盤計畫，說：

徐樹錚等的預定計畫已逐漸付諸實行。前此由張作霖所招募訓練的三個師，一部分留在奉天，和原有舊部合併，湊成三師人數，再分為三個支隊，一隊駐豐臺，一隊駐北京、天津間某地，一隊分送山東。一方面控制北京，並完全控制京漢、津浦兩鐵路交通線；另方面則防止曹錕、張敬堯等產生異心，並使彼等專心從事討伐南方。先頭部隊昨日已應援助福建為名，由奉天開到秦皇島，改乘輪船出發，估計19日由日本運來的武器行將到達時，即開回秦皇島，在當地和預定由奉天開來的後繼部隊一同接受新的武器彈藥，然後再分別向上述預定地點出發。⁷⁶

劫械風險巨大，加上張作霖十分迷信，因此他先要奉天算命瞽者鮑秀峰先行占卜。決定由張景惠、楊宇霆二人率軍到秦皇島，進行劫械準備。為掩人耳目，對外宣稱準備由秦皇島南下援閩，派軍械廠長丁超至上海製造局、德州兵工廠購械。⁷⁷ 劫械部署完成後，奉方在軍械裝上火車後，暗將機車倒掛過來，車頭朝著奉天，滿載軍械出關，馮國璋派來的人員大吃一驚，但已經來不及了。⁷⁸

其實其間亦波折橫生，幸賴徐有陸軍部次長經歷，熟知購械流程，加上妥善規劃，困難一一化解。如奉軍準備卸載軍械上陸時，日方發現押運人員未持有陸軍部護照，徐乃利用任職陸軍部時陸軍部關防的空白公文應付；⁷⁹ 後又發生陝西械款未清問題，徐乃先向軍火商泰平公司執事員飯島少佐疏通，表示款項會代陝省付清，要飯島持函至京找徐之好友一中南銀行的胡筠，由胡轉達周作民或吳鼎昌，⁸⁰ 向泰平公司要求暫緩數日，再

76 楊凡譯，「芳澤駐華代理公使致本野大臣電」（民國7年2月16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3》，頁608。

77 〈奉省軍事要聞〉，《大公報》，天津，民國7年2月25日，版2。

78 張聯榮，〈一九一八年北洋軍對湘作戰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頁94。

79 〈張作霖截留新購槍械〉，《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2月21日，版3。

80 吳鼎昌與周作民都為皖系安福俱樂部重要成員，吳為鹽業銀行總經理，周為金城銀行總經理。

由陝核付或由胡代撥。⁸¹ 爲求周全，徐還派親信王永泉前往協助，指示王永泉如果在秦皇島不能下手時，可等軍械運到灤州時，把火車截留。⁸²

22日，徐樹錚親到秦皇島指揮，因奉軍行動已經驚動中央，懼怕在豐臺或長辛店被扣，徐樹錚與掌理交通部的曹汝霖和葉恭綽聯繫，令其途中禁止停車，並請與日本關係良好的曹汝霖託日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少將或河野久太郎設法預防，使晉械能安全運晉，陝械則等日後再運陝省。⁸³ 24日，徐樹錚繼續在秦皇島協助奉軍運械的調度，當時車輛不敷使用，徐憑著他與曹汝霖、葉恭綽兩位交通部首長的關係，很方便的調度了鐵棚車20輛應急，在他的有力支援之下，所有的劫械與運械工作終得於24日晚最後一批的兩列械車開出之後，順利的全數運回奉天軍械廠。⁸⁴

秦皇島劫械讓奉軍平空獲得日本明治38年式大槍2萬8,000枝，機關炮36尊，野山炮數尊，各式子彈1,250萬顆，這些武器數量足以配備多達12旅的軍隊。⁸⁵ 馮國璋聽說軍械落入奉軍手中，極爲震怖，如徐樹錚在給倪嗣冲的敬電中所形容：「械車到奉後，府部來電詰問，甚恍惚，毫無主意。」⁸⁶ 他要張作霖如數歸還，張表示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乏軍火，未便開發，此次「提去」一批軍火，是因「呈報則需時日，運京而復運奉更費周折」，次日又在感電答覆：

此次奉天請領軍械，系遵元首討伐明令，整飭軍隊，爲政府之後盾，以期早日削平內亂，始克同心禦侮，所練軍隊無論對內對外，均屬擁護中央，一旦編練成軍，悉聽政府驅策。運京留奉，宗旨無

81 「致胡筆江敬電」（民國7年2月24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0。

82 陳文運、張敦和，〈徐樹錚的生平〉，《存稿一晚清·北洋（下）》，頁836。

83 「致葉恭綽漾電」、「致吳炳湘漾電」、「致曹汝霖漾電」（民國7年2月23日），《電稿》，頁13-14。〈外電〉，《申報》，上海，民國7年3月3日，版2。

84 「致葉恭綽敬電」（民國7年2月24日），《電稿》，頁15。

85 〈昨日之奉天問題〉，《順天時報》，北京，民國7年3月5日，版2。〈外報論奉天反賊〉，《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12日，版6。

86 「李慶芳電閻錫山奉師勢力入關請向陳光遠（按：應爲陳樹藩）關說以維北方大局」（民國7年2月28日），《錄存3》，頁429。「致倪嗣冲沁電」（民國7年2月27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2。

殊，蓋全軍均屬國家，更何器械之足計？⁸⁷

劫械成功，新政局也即將展開，徐在得意之餘，於26日分別致電徐世昌及段祺瑞，報告劫械成功的消息，提醒兩人事機發動將在近日，兩人關係政變成敗與國家存亡，希望他們要「斟酌慎行，勿遽輕身以先」。⁸⁸但對徐竟然涉入劫械嫌疑，段來電質問，表示這些槍械是為參戰之用，截留無以對付外交。徐回答表示目前參戰督辦處還不需，「與其運京閒置，或更撥給王（汝賢）、范（國璋）等類無恥軍隊，潰棄資寇，誠不如留奉編練，視機調用為宜。」另外覆電中央，表示雖已轉勸張作霖把軍械繳還，但是正值出兵，急需槍械，此次截留「可省轉輸之勞，繳還一層似難辦到，不如因而與之」。⁸⁹

總之，經過直皖一連串的交鋒後，皖奉合作已成為徐、段東山再起、皖系重獲政權的最後機會，徐縱橫其間，為換取張作霖的誠意援助，挽救皖系眼前的政權危機，獨斷獨行與張聯手劫械，以國家的武器私相授受，可謂到不計代價、不擇手段的地步。就在徐樹錚縝密的規劃與張作霖實力執行之下成功的完成劫械，固然使直系大受打擊，但是卻使奉軍實力如虎添翼，成為直、皖兩系之外的一股新興力量，也為皖系未來另樹新敵。

3. 奉軍入關與關內奉軍司令部的成立

秦皇島劫械的完成，是徐樹錚和張作霖雙方合作協議的第一步。而合作協議的核心部分則是藉由奉軍入關，逼近京津，確立皖系重掌北京政局，及加入對南方作戰行列，以取得武力統一政策的成功。因為前一年張勳率辮子軍闖入北京，造成復辟之亂的陰影猶深入人心，何況張作霖始終脫不了復辟派的嫌疑，更使其成為徐樹錚口袋中發揮動搖人心、鼓動政潮

87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178。荊有岩，〈奉系軍事集團的形成與擴展〉，《文史資料精華叢書——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42-343。

88 「致吳炳湘電」（民國7年2月26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1。

89 「致段芝貴張士鈺沁電」（民國7年2月27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2。〈專電〉，《申報》，民國7年3月4日，版2。

的最佳人選。徐準備藉由奉軍武力為後盾，促成段祺瑞內閣復活，並參加征討南方，取得武力統一政策的成功，承諾推舉張為副總統作為交換條件，這也與張作霖力謀擴張勢力、問鼎中原的野心相侔，皖奉兩方各謀其利，也把雙方的合作推向高峰。

在策劃秦皇島劫械的同時，張作霖開始為奉軍入關準備。趁著主戰聲浪高漲的時機，一再向中央請纓南征。例如，2月1日張向馮國璋表示，奉軍自願南下攻湘。⁹⁰ 2月13日，又趁兩路即將南征之際，再度向中央表示，預備編成一混成旅南下，由旅長張景惠節制，雖經馮國璋指示暫緩，但從次日起有一部奉軍即以赴閩應援為由開始南下。⁹¹ 直至23日完成劫械的當日，為了護衛及運送槍械安全起見，奉軍才又再度搭乘扣留的京奉路局車20餘輛，裝載兩營士兵南下，加上之前負劫械之責的奉軍，已約有1旅奉軍，分別在秦皇島和灤州駐防，對外聲稱是準備開赴武漢加入第一路的援軍。⁹²

地方軍隊之調防未獲中央同意，也未事先通告，本為嚴重大事，更何況奉天位處北京後方，隨時可以對京畿造成嚴重威脅，徐樹錚不得不慎重從事，怕衍生意外枝節，模糊焦點，所以事先做好各種防範措施。例如，2月1日前後，他一再與主戰各督往返籌商奉軍抽調南下之事，希望各督屆時能立場一致。劫械同時預備經由京奉路運送奉軍1旅入灤州，和交通部也事先套好招，要次長葉恭綽儘量配合提供充裕的車輛運兵，但記得仍以「被扣名義」行之，也要他與總長曹汝霖密商，當軍隊運送時「萬勿停車」。另外，指示警察總監吳炳湘妥為維持京師秩序，⁹³ 與張作霖之間也商妥進行步驟，經過一連串部署與推演後，他已有成算，曾經很自豪地告訴閻錫山「欲動如雷霆，必先靜如山岳」，要張作霖「愈沉靜，將

90 「馮國璋解釋未徵調奉軍南下攻湘原因密電稿」（民國7年2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625。

91 〈奉天出兵計畫之電訊〉，《順天時報》，北京，民國7年2月15日，版2。〈張作霖軍隊抵灤州〉，《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2月27日，版1。

92 〈奉浙滬派兵援閩〉，《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2月2日，版2。「致葉恭綽漾電」（民國7年2月23日），《電稿》，頁13。〈張作霖遣兵入關之疑竇〉，《申報》，上海，民國7年3月2日，版6。

93 「致葉恭綽漾電」、「致吳炳湘漾電」（民國7年2月23日），《電稿》，頁13。

來發揮愈見有力」，也一再對吳炳湘強調「能出不意，爲力倍大」。⁹⁴總之，他希望奉軍入關的驚人舉動，加上秦皇島劫械，能十足地發揮震撼政局的功效。

之前馮旅的武穴主和，有勾結李純，以陸建章取代倪嗣冲的傳聞，使馮、李與倪之間的對立節節升高，全國屏息以觀，然而「如死如僵」的時局，卻因奉軍以援應倪嗣冲，壓迫馮玉祥，抵制李純爲藉口，⁹⁵突然進兵關內而打破，在政局投下一顆震撼彈。

2月22日奉軍開抵灤州，中央才經由地方官的報告獲知。由於秦皇島劫械已經轟動全國，而之前的奉天督軍會議又有對中央採取行動的風聲，果然讓馮國璋驚疑萬分，馬上臨時電召全體閣員入府密商應付之策。之後，馮一方面連發三電詢問張作霖，一用國務院名義，一用總統個人名義，一用段祺瑞的名義，是馮與段商議後，託段向張詢問劫械與入關之事，並勸張將截留之械交還中央，此即徐樹錚所謂的「府議三電」；⁹⁶同時先後派弼威將軍何宗蓮、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之子趙介卿、李長泰之子李壯飛及樹威將軍張紹曾等爲特使，往秦皇島和奉天交涉。

馮國璋向來不敢輕忽徐樹錚掀起政潮的能力，對張作霖的主戰態度與復辟派角色也有所警覺，很快地發覺徐與奉軍的劫械入關必有相當的關連，於26日總統府所召開的會議中表示：「前陸軍部徐次長現亦在奉，誠不解其用意安在？」徐嫌疑重大，適段祺瑞也在座，只得尷尬的回應道：「奉省此舉殊太冒昧，至徐前次長在奉尤其非是。」⁹⁷徐無法與張作霖的突兀離奇行動脫勾，一方面政府乃電其詢問奉省出兵真相，另一方面段也立刻電其返京。

針對府議三電的質問，張作霖覆電咎責馮旅主和陰謀，威脅皖省，

94 「致吳炳湘麻電」（民國7年3月6日），《電稿》，頁27。

95 〈張作霖自由行動矣〉，《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2日，版3。〈馮總統致張督之電〉，《順天時報》，北京，民國7年3月1日，版2。

96 「致吳炳湘沁電」（民國7年2月27日），《電稿》，頁16。

97 〈張作霖遣兵入關之疑竇〉，《申報》，上海，民國7年3月2日，版6。〈張作霖自由行動矣〉，《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2日，版1。

為援皖而出兵。馮國璋一味委曲求全、軟弱回應，答應嚴懲馮玉祥，希望在東省邊防緊急之時，張能夠多費心力，加以嚴密防範。⁹⁸ 而對段要徐回京，徐則表示：

數月以來，靜居讀書，久未奉謁。前見討賊令下，而地方高級軍官竟仍自倡言主和，顯抗軍令，深痛政府威法不行於素同袍澤之人，刪削元首面目，誤失國家資格，點污軍人名譽，中夜徬徨，莫知為計。萬一軍人不定，武漢再有不虞，更將何以善其後，故來晤雨帥（張作霖），以期靖安內訌，輯睦邦交，力求統一，毫無權利意氣之私，為政府計，當亦樂得此後盾也。⁹⁹

向段說明其出京赴奉係因對時局不滿，意在為段開脫。但張作霖的驅兵進關已證明和徐有關，徐出京名義又是承參戰督辦之命，因此上海《民國日報》即直指「召張作霖入關者，非段祺瑞而誰」。¹⁰⁰

大批奉軍正忙於入關及調防，徐無法回京。第一批奉軍已經順利入關，中央束手無策，3月6日第二批的奉軍四混成旅及騎兵一團又準備開拔，¹⁰¹ 預計8日開抵廊坊、獨流，徐樹錚正忙於聯繫協調等工作，如提醒交通次長葉恭綽，要他叮囑京漢路局局長命令各站屆時給予奉軍軍隊運輸的便利，特別是奉天、新民、錦州、灤州等各站，更須隨時應付。時有一英籍段長伊利德似受馮方之託，來到奉督署，表示軍隊用車須先知照軍部，徐趕緊致電葉恭綽，要京漢路局長將該段長設法「暫調他往或飭其勿梗」。¹⁰²

軍費及糧食問題也急待解決，他要財政部次長李思浩迅電長春吉黑局將現存的公餘50萬元提撥墊用；但由奉墊借也有其限度，所以他又要

98 〈奉軍入關之目的〉，《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3月4日，版2。

99 「致段芝貴張士鈺沁電」（民國7年2月27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2。

100 〈社論：召張作霖入關者〉，《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4日，版2。

101 「致倪嗣冲支二電」（民國7年3月4日），《電稿》，頁24。

102 「致葉恭綽冬電」（民國7年3月2日）、「致葉恭綽支電」（民國7年3月4日）、「致葉恭綽微電」（民國7年3月5日），《電稿》，頁20、22、26。

王郅隆轉約吳鼎昌、曾毓雋轉告楊穆生等皖系財團支援；要中南銀行的胡筠轉知奉行剋日電撥20萬元，並一再催詢款項何時可到；甚至還試圖從鹽款中挪用，要王郅隆委託鹽務署長張弧向鹽務稽核所會辦丁恩（Sir Richard Dane）協商求助。¹⁰³ 要京兆尹王達密飭地方官吏對奉軍妥為接洽照拂，預集糧草，以便購用。¹⁰⁴ 另外，關內的奉軍總司令部也開始籌設，3月2日，他指示交通總長曹汝霖，總司令部最好設於天津，但是顧慮外交問題，擬先設於軍糧城，令曹汝霖先進行外交方面的磋商。¹⁰⁵

另外，等奉軍入關告一段落後的聯銜通電，向中央提出大局辦法亦關係重大，徐樹錚認為如福建李厚基代表事事請示，恐滯機宜；與廣東的聯絡極端不便，召見龍濟光代表，事先確認其代表全權。為掌握時效，適時發出通電，他要各督能夠事先同意在京、奉發動者，即由徐本人和張作霖代擬，如由其他地方發動，就由倪嗣冲代發。

直到第二批奉軍入關後，關內奉軍人數已不斷增加。至12日，預定組成的六混成旅奉軍多已開拔南進，分駐滁州、韓莊、徐州等地，準備參加對南方的戰事。¹⁰⁶ 入關的奉軍在徐樹錚和張作霖的蓄意操作、故弄玄虛下，京、津四周滿佈奉軍，又頻頻調動，造成人心愈來愈不安，連北京天壇附近也都傳出有奉軍進駐的風聲，於是兵臨城下，威逼政府，提出其政治主張的態勢已然形成。¹⁰⁷

奉軍的劫械入關造成的沸沸揚揚，也引來日本的關注，主持對華借款事宜的西原龜三在菊池武夫大佐陪同下抵奉，張即要他轉告寺內首相，

103 「致吳炳湘冬電」（民國7年3月2日）、「致吳炳湘冬二電」（7年3月2日）、「致吳炳湘支電二」（民國7年3月4日），《電稿》，頁20-24。李思浩（1882-1968），字贊侯，浙江慈谿人，此時任財政部次長。胡筠（1881-1938），字筆江，江蘇江都人。曾在交通銀行任職，民國5年辭交銀職務，挾資南下，與黃交住等興辦中南銀行。張弧（1875-1937），字岱杉，浙江蕭山人，曾任北京政府財政部次長，此時任鹽務署長。丁恩，英人，於民國2年袁世凱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大借款，以鹽稅為抵押以後，來中國擔任北京設立的鹽務稽核總所會辦。

104 「致吳炳湘冬二電」（民國7年3月5日），《電稿》，頁26。

105 「致曹汝霖冬電」（民國7年3月2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3。

106 「張作霖為組成六混成旅陸續出發援湘密電」（民國7年3月12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頁630-631。

107 〈奉軍已抵廊坊〉，《順天時報》，北京，民國7年3月8日，版2。〈奉軍入關問題擴大〉，《晨報》，北京，民國7年3月6日，版2。〈昨日奉軍之行動〉，《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3月9、10日，版3。

云：

張督軍（作霖）此次斷然出兵，係根據北方督軍團之請求，真實意圖乃因馮總統（國璋）毫無主見，被李純、陳光遠之流所誤，以致政局日益紛亂，不知伊於胡底，故出兵促馮總統反省，目的在建立鞏固內閣，通過中日無隔閡合作，以挽回國運，決不挾私心，更無將馮總統之地位保全到底之打算，此點希望幸勿誤會。¹⁰⁸

對奉軍已由東北一隅地方部隊成爲督軍團賦予重任的重要武力，甚至涉足北京政治舞臺，有些沾沾自喜，希望藉此提醒日本，絕勿輕忽奉系的實力與影響力。

就在張作霖及奉軍入關的行動受盡全國注目之際，由徐樹錚主導的內幕，終究不免日益浮現。3月9日，馮國璋以劫械和駐兵二事電責張作霖，並點明時局惡化是因爲在張背後「主使出兵者有人，主使留械者有人」，張還辯解道：「此次奉軍出發，係因貫徹主戰主義，作霖宗旨素定，早已迭陳鈞座，何至受人主使，甘爲傀儡？」要馮勿挑撥其中。¹⁰⁹等到奉軍六混成旅已經編制就緒，分別由張景惠、張作相、蔡永鎮、趙明德、鄭殿陞、闕朝璽等擔任各旅旅長，已有雄厚兵力作爲掀動政局的資本，徐樹錚和張作霖終於也不避諱地聯銜通電，宣布在軍糧城籌設奉軍總司令部，張自兼總司令，由徐以副司令名義代行總司令職權，楊宇霆任參謀長、王永泉任副官長。

隱身幕後的徐樹錚終於明白現身，使皖奉兩方在奉軍劫械至入關過程中彼此勾結的黑幕揭開，《順天時報》的評論以〈還是他〉爲題，諷刺歷來的政治風暴永遠少不了徐樹錚，文云：

自袁氏殂謝，共和再造，駸駸有復治之望，而府院之爭、中央地方

¹⁰⁸ 西原龜三原著、山本四郎編譯、劉淙譯，〈西原龜三日記選譯〉，《北洋軍閥3》，頁892。

¹⁰⁹ 「張作霖通電已復大總統電奉軍出兵留械係貫徹主戰主義決非受人主使」、「張作霖等通電派徐樹錚前赴軍糧城籌設奉軍臨時總司令部代行總司令職權」（民國7年3月11日），《錄存3》，頁452、458。

之爭、政權法權之爭，馴至黃陂（黎元洪）去職，復辟復起，不久而段閣受謗，兵爭復起，推原禍始，誰為厲階？其間播弄是非，遊說列戎，每一動念，輒作掀天波浪，今復背其府主，弄兵畿輔，絕大風潮，又勞此公為主動，此真混世魔王。

這個「混世魔王」憑著過去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本事，一直以來已經夠令對手頭痛，如今再加上關內奉軍的指揮調度全權，直可謂如虎添翼，對馮國璋更是當頭一棒。

伍、政局的轉變與皖奉合作的決裂

皖奉合作的秦皇島劫械和奉軍入關緊鑼密鼓的進行，一波波的行動，造成北京人民的震怖，避難離京者且絡繹於途，宛如去年張勳的辮子軍開到北京的景象，政治局勢的動盪顯示合作的初步成效，已如徐樹錚所預期「政局將有變動」，但是隨著主和派受挫、段祺瑞重新擔任閣揆後，皖奉雙方關係卻漸漸產生變化，最終甚至畫下了休止符。

1. 三司令電勸奉軍撤兵還械

皖奉密謀秦皇島劫械與奉軍入關，主因是段祺瑞和徐樹錚對北洋軍的戰鬥能力已喪失信心，希望以生力軍的奉軍加入戰局，求得克敵制勝。但是他們也怕影響已經兩路南征的曹錕、張懷芝的士氣，畢竟曹、張兩路軍為南征主力，一當退出戰局，只有造成全局的潰敗，所以在徐樹錚刻意隱瞞下，都先不知情。所以聽聞奉軍南下，身為督軍團盟主的曹錕之錯愕可想而知。

曹和鄂督王占元首先發出聯合聲明，表示奉省並無援皖出兵的必要，要求中央勸阻。¹¹⁰ 即使在主戰派陣營中曹錕的角色已漸被張作霖取

110 「李慶芳電閩錫山政府擬出兵滿洲里有抽調奉晉兩省軍隊之說」（民國7年2月29日），《錄存3》，頁430。

代，但名義上他仍是主戰派的領袖，又身兼第一路總司令，對其不滿，徐樹錚也不敢輕忽。乃由張作霖發出歌電，解釋其「始終團體，戡平內亂，聯合同志，共救危亡」，並對奉軍入關引起的流言，澄清出兵是為援助南征的兩路軍，他更強調：「弟財產、身家、功名、權位均已逾量，尚復何所希冀？誠以目前時局非武力不能促進和平，弟處擴張實力，專為輔助我兄起見，以期達我輩最初之目的，此外毫無私意存乎期間。」經張解釋過後，曹錕乃覆電歡迎奉軍入關，還稱道張「為人慷慨仗義，磊落光明，此次出兵，既為協助同志，局外浮言不可輕信」。¹¹¹ 張懷芝和張敬堯也分別電張，承諾一致行動，稱奉軍入關一舉「壯我士氣，固我後援」，表示已指定韓莊為奉軍南下的第一站。¹¹² 似乎經過張親自解釋過後，一切雨過天晴。

但是到了8、9二日，北京報紙又登載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三司令電責張作霖劫械入關，云：

探報執事進兵京津，截留軍械，不勝驚訝。務望顧念大局，化除意見，撤軍還械，以定人心。¹¹³

征南3位主戰派大將都不認同奉軍行動，顯示出主戰派內部步調不一的嚴重分歧，必然降低奉軍入關的效應，因此立刻引起注意，在疑惑之中，同陣營的晉督閻錫山幕僚李慶芳向報方查詢，據稱消息來自於參陸辦公處，於是又詢問總統府內秘書，則稱未見此電。因為報導對主戰派十分不利，皖派紛紛否認此電，認為這是對手造作電文，以破壞主戰派的離間行動。

報紙登載後，三司令並沒來電更正，皖派的報紙也未予辯駁，加上原電也言之成理，新聞的正確性似乎沒有問題，合理的推測是在張作霖的

111 「曹錕為張作霖發出歌電表明援湘心跡密電」（民國7年3月7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頁629-630。

112 「張懷芝陽日致張作霖電」（民國7年3月7日）、「張敬堯庚日致張作霖電」（民國7年3月8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498。姜克夫、韓信夫，《中華民國大事記》，第1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頁538。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98。

113 「李慶芳電閻錫山報載曹錕等三司令電張作霖撤軍還械以定人心」（民國7年3月8日），《錄存3》，頁442。

歌電前發出。但不管如何，三司令的通電應該才是他們的真意，藉此宣示他們不容輕忽的重要地位，因此閻錫山表示「三司令電關係重大，我宜出以審慎」。在劫械入關後，張作霖的份量加重之時，曹錕等人和張作霖的互動值得關注，皖派對如何弭平其間的角力及裂痕，以避免主戰團體破裂，已不能輕忽。¹¹⁴ 直到11日，奉軍在曹錕的地盤直省接受招待，顯示曹、張關係不變，張作霖又去電對曹錕和張懷芝表示尊重，請二人聯電徐世昌和馮國璋，商量內閣總理人選，要各省電請曹錕主稿，三司令電的後續效應總算沒有擴大。

2.馮國璋與李純的自保

奉軍來勢洶洶，再加上徐樹錚有涉入之嫌，對馮國璋造成莫大壓力。最初他以爲自己是奉軍行動的目標，其實皖派早已討論過驅馮的問題，一方面認爲去王黜李後，馮已難以爲害；再者認爲馮的代總統職只剩半年多，武裝政變不是明智之舉。¹¹⁵ 因此，張作霖於奉軍入關之後，一再聲稱「擁護元首」，但心慌意亂的馮仍於3月4日擬就電文，請各省「籌商善後」，以便本人卸職下臺。對軍事將領的目無法紀，馮的表現如此軟弱，被嘲爲「不禁張作霖一嚇」。

因爲奉軍仍源源入關，又有入駐北京天壇的傳聞，7日馮去志復萌，發出陽電。¹¹⁶ 詳述內政、外交等種種困難，希望「求卸仔肩，歸還政柄。惟民國既無國會，而總理現屬暫攝，又不能援約法條例交其代行」，因此「只有向各省區督軍省長文武官吏詳述危殆情形，應請籌商辦法，爲國璋釋重負，爲民國謀安全。……至統治權所寄，國璋在職一日，仍當引爲己責」。由電報看來，馮決不是真心想辭，而是向對手哀求乞憐，希望他們能罷手並回電予以挽留。¹¹⁷

114 〈曹王等電話張作霖之裏面〉，《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16日，版6。

115 「致各省督軍陽電」（民國6年12月7日）、「致各省督軍先電」（民國7年2月1日），《電稿》，頁3、11。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93。

116 〈時局變化〉，《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3月9日，版2。

117 「馮國璋陽電」（民國7年3月7日），〈直皖兩派主和主戰電文輯要〉，《北洋軍閥3》，頁494-496。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98。

果然曹錕、張懷芝、張敬堯都回電對馮表示推崇，六省督軍跟著發出聯名通電，力斥推倒元首和準備復辟爲無稽之言，張作霖也表示：「挽救時局，只我大總統一人」，馮再度成爲衆所擁戴的總統。只是歷經主戰派一波波的攻勢後，馮已經舉步維艱，逐步的失去對局勢的控制能力，對段內閣也只能俯首聽命了。¹¹⁸

皖奉合作去除的目標其實爲「閣王」和「督李」，徐樹錚指責王「舊惡爲反背共和，新罪爲破壞閣制，陷元首於不義」，對王屢次聲言辭職，終只是空言，尤其不能忍受。2月20日，王士珍終於獲准給假休養，但是徐樹錚卻認定他的准假「全屬表面文章」，與南方領袖仍然密相勾結，且照舊督領參陸辦公處，尤深致不滿。¹¹⁹ 身爲主戰派的目標，王士珍對所處的形勢已有警覺，3月7日他向日本顧問青木宣純談道：

此次張作霖的暴行，是出於徐樹錚的煽動，……擬以武力脅迫總統，使其免去李純職務，恢復段內閣。無論彼督軍如何跋扈，尚不至威迫更換總統。

既瞭解奉軍入關的意圖，他隨即於9日化裝出京，逃往天津。¹²⁰

而與倪衝突、與張交惡的李純則在奉軍進軍的直接威脅下，3月6日起亦連來三電表示辭職，可是仍不甘示弱，對張「不顧地方安危，輕派大軍入關」提出質問。¹²¹ 顯示他也不是真心辭職，而是準備在必要時抵抗奉軍。

當時奉、皖、滬、浙集中全力攻擊李純，李純幸在馮國璋態度堅定下化險爲夷，馮向他們說總統無權罷免督軍，如果有此權力，他要罷免的

118 郭劍林：《民初北洋三大內戰紀實》（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頁22。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98-99。

119 〈致各督軍箇電〉（民國7年1月21日），《電稿》，頁532。按此電應該是2月20日，徐樹錚聽聞王士珍辭去閣揆後，卻發現王仍參與軍政大事後所發。參見《錄存3》，頁237。

120 楊凡譯，「坂西少將致參謀總長電」（民國7年3月7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3》，頁610。〈王士珍抱恨出京城〉，《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13日，版6。

121 「李慶芳電閻錫山奉蘇交惡奉督經電李純請決雌雄」（民國7年3月2日），《錄存3》，頁432。〈蘇督質問奉軍入關電略〉，《益世報》，天津，民國7年3月7日，版3。

不是李純，而是張作霖，因為「李純主和係元首與閣揆許可，罪在一人，與李何尤，此時罷李，似欠公允」。李並沒有如張作霖自由進兵、威脅總統的事情，馮又說：「最好雨亭（張作霖）自己帶兵打秀山（李純），不要逼我下一道不能執行的命令。」¹²² 加上3月9日張作霖提出組閣為重，等津浦路線的軍隊會齊後再處理李純，徐樹錚也向倪嗣冲解釋黜李政策轉變的原因：

禍亂之源生於政樞無主，李氏特亂政所造成之愚徒耳，政綱一整，雖百李無能為。前恐政綱不易就整，故議以去李為下手之初步，詎外交情勢有不容緩，始而專議組閣，閣去則李自去矣。¹²³

李本人也為了解除危機，請曹錕和張懷芝協助疏通，曹與李同屬直系，張懷芝也因路過南京時和李純見過面，減輕對李純的敵意，而當時徐樹錚亦怕別生枝節，影響戰局，有推重曹、張二人的主張，於是在曹、張說情下，徐樹錚覆電曹錕，對李純「幡然變計，一體作戰」，已經前嫌盡釋。¹²⁴

3.段祺瑞的重任閣揆

奉軍入關之後，主和派反抗能力幾乎全失，徐樹錚得意之餘，再次強調「芝老（段祺瑞）速出刻不容緩，絕無所用其瞻顧」。當王克敏銜馮國璋之命來到蚌埠，託倪嗣冲向張作霖詢問其出兵真意時，徐樹錚先已電倪，認為「擬議諸多條件，頗屬無謂之糾纏」，如今他和張作霖已經商妥對策：

能由內速日辦定，自不必由外要求；若遲迴觀望，則恐內政外交情

122 〈李純銷假視事矣〉，《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3月14日，版2。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99。
「李慶芳電閻錫山三司令勸交械退兵奉督態度漸變兵不到豐臺逕往南開」（民國7年3月11日），《錄存3》，頁455-456。

123 「致倪嗣冲文電」（民國7年3月12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48。

124 「李慶芳電閻錫山政府擬出兵駐滿洲里有抽調奉晉兩省軍隊之說」（民國7年2月29日），《錄存3》，頁430。「致曹錕皓電」（民國7年3月19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52。

形，均有迫不及待之勢，其實為總統計，但選任一堅強有力之責任總理，餘事一概責成該總理一手妥辦，則萬種糾紛不難片言而決。¹²⁵

換言之，為了免於失焦，乃以段回任國務總理為主要訴求。

3月9日張作霖通電要求組織責任內閣，倪嗣冲更進一步電請曹錕、張懷芝聯電馮國璋和徐世昌商定閣揆人選。¹²⁶ 同日，各督代表齊赴獨流與奉軍旅長張作相會議，提出擁馮、任段及免李諸問題，同時皖派機關報也極力鼓吹擁段上臺。¹²⁷ 12日張作霖和徐樹錚聯銜通電關內奉軍總司令部成立，在段派一波波的行動中，馮被迫14日到段邸勸段接任閣揆。

因馮、段各有盤算，並無結果。15日馮國璋進一步電各省區督軍省長聯名勸駕。但徐樹錚認為馮缺乏誠意，為了迫使馮不得不復任段為閣揆，使段風光上臺，徐向張作霖表示：「元首之極向緩處敷衍，其用意蓋可知矣。彼力求緩，則我宜力求速。」¹²⁸ 其求速方法有三：

1. 他要各省一致主張，並由曹錕和張懷芝領銜，至19日以曹、張為首，加上長江三督在內共20餘人果然聯名發出請段組閣的效電。¹²⁹ 聲勢之浩大，令馮為之震懾。

2. 各督聯銜電請徐世昌代為向馮陳述，由馮逕下任命，不必徵求段本人意見，等任命下後，再以大義責段出任國事。當各督聯電至京後，徐世昌即派人持電見馮，他告訴馮「此時非芝老出，恐生他變，萬不可遲」。¹³⁰

3. 藉由剛從日本返華的日使林權助推動：14日林權助先抵奉與張作

125 「致倪嗣冲麻電」（民國7年3月6日），《電稿》，頁28。「徐樹錚電閻錫山盼元首選任一堅強有力之責任總理委以組織內閣全權」（民國7年3月8日），《錄存3》，頁441。

126 「張作霖電閻錫山等總觀內外大勢組織責任內閣實為刻不容緩之圖」（民國7年3月9日）、「倪嗣冲電閻錫山張作霖組責任內閣電諒荷贊成請逕電曹張一致主持」（民國7年3月10日），《錄存3》，頁450、451。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99。

127 「李慶芳電閻錫山獨流會議仍為任段黜李問題茲二事實徹匪易似宜審慎」（民國7年3月12日），《錄存3》，頁456。〈叛將大會於獨流〉，《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15日，版6。

128 「徐樹錚電閻錫山詢敦請段祺瑞出山意見」（民國7年3月16日），《錄存3》，頁472。

129 「曹錕張懷芝等轉錄聯銜上電元首段祺瑞徐世昌各稿」（民國7年3月19日），《錄存3》，頁477。〈段祺瑞組閣問題〉，《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3月24日，版3。〈段閣果實現耶〉，《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3月21日，版2。

130 「致張作霖密電」（民國7年3月21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56。

霖、徐樹錚晤面密談。16日由徐陪同返京。¹³¹ 20日他要來華主持對華借款活動的西原龜三勸告段，當前最緊要的是繼續組織內閣，使政局復歸統一安定。西原即於當天訪段，云：

閣下談到馮總統的誠意問題，並因此礙難出山云云。……依本人愚見，當前決非容許吾人斤斤計較此等問題之時。因為只要掌握權力、兵力、財力，並靈活運用，則天下何事不可為耶？閣下已握有兵力，今日只需掌握權力。若財力上有需要援助之時，則敝人保證必可相助。尤其是如欲使日、中兩國利益協調相一致，以建立兩國永久友好關係，更不可不為奠定其基礎走出第一步。切望閣下宣布奮勉，毅然出山。¹³²

其後林權助又分別拜會徐世昌，約見段派的曾毓雋和王郅隆，主張段毅然出組內閣，如等馮真有誠意才出，則奉軍出師和各省聯電直同多此一舉。¹³³

段祺瑞原想觀望情勢，等前方勝仗之後再風光上臺，卻引起各方的誤會，認為馮存心阻攔，繼續推動各項逼馮行動。如徐樹錚尤怕夜長夢多，指使倪嗣冲致電王克敏，堅請立頒明令；並決定於23日由國務員往見徐世昌，商議此事，徐建議「事先辦好帶府用印」的方式，讓馮無法推託，馮在此情況下，反而急於勸段上臺，於是任命案終於在23日發布，24日通告就職。

4. 徐樹錚的展示權威

段祺瑞下臺後，徐樹錚致力恢復皖系政權，至奉軍劫械入關，壓制直系，段內閣重組，武力統一政策復活，他確實功不可沒。然而在段內閣恢復之後，他開始居功自傲，野心也顯露無遺，回到北京，介入內閣人

131 〈日本林公使本日到京〉，《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3月16日，版3，頁892。

132 西原龜三原著、山本四郎編輯、劉淙譯，〈西原龜三日記選譯〉，《北洋軍閥3》，頁892。

133 「王郅隆致倪嗣冲電」（民國7年3月22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56。

事，又企圖包辦國會及總統選舉及主持對南軍事，大權獨攬的結果，造成皖系及主戰派內部的分化日益嚴重。

藉由內閣人事干預，他排除異己，首先反對與他不合的張志潭出任國務院秘書長，認為張志潭貪婪財賄，不能適任，主張由方樞出任，法制局則由曾毓雋接任，確保政務方面可以無慮。另一方面他要張志潭來津會晤，¹³⁴ 同時又託楊宇霆至京謁段，最後張不敢就任，院秘書長由方樞擔任。

25日徐樹錚又親電徐、段，對內閣人事表示失望，反對財政和陸軍兩部長人選。¹³⁵ 27、28連續兩日再度為閣員人選，電段表示財政以吳鼎昌最適宜，但目前資望不足，可暫時擔任次長，而為增加其資望，可暫由段自兼或交通總長曹汝霖兼署，他尤其希望段能親自兼理。¹³⁶ 陸、財兩部關係軍費與軍械的取得，徐希望能由「自己人」出任，但是因為他急切又強力介入內閣人事，使與段合作，在內閣佈局著力極深的徐世昌都顯得憤慨。

內閣人事底定後，徐樹錚任命王揖唐以安福俱樂部為中心，準備進行參眾議員的競選活動，將國會變成他操縱政局的一個機器。¹³⁷ 4月4日他來北京，分別會晤段和徐世昌，對國會選舉問題，力主進行。¹³⁸ 也要各督及早籌劃，云：

國本安危，視乎本年十月十日之新選總統，新選何人，又視七月十日之總統選舉會，此會是否得人，則視現已急不可緩之國會議員如

134 張志潭，字遠伯，為張國淦門生，曾受徐樹錚賞識並加以提拔，當徐任國務院秘書長時，張志潭任秘書，徐凡事與人討論時，都請他參加。徐曾對人表示：「遠伯才氣好，我預備叫他將來接我的位置，所以必須要他明瞭一切。」但二人後來形同水火。見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6月），頁212。〈段派破裂之逆潮〉，《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4月6日，版3。

135 「致倪嗣冲敬電」（民國7年3月24日）、「致徐世昌段祺瑞徑電」（民國7年3月25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第3冊，頁559。

136 「徐樹錚電閻錫山頃上段總理電剖析總理兼財政其弊有二其利有六」（民國7年3月27日），《錄存3》，頁516。「致段祺瑞沁電」（民國7年3月27日）、「致段祺瑞勳電」（民國7年3月28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62-563。

137 曾毓雋，〈憶語隨筆〉，《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頁28-29。

138 「李慶芳電閻錫山徐樹錚力主進行國會選舉」（民國7年4月4日），《錄存3》，頁524。

何選舉，此固我保國家各同志人人所同見者也。¹³⁹

對主戰各省的選舉強力進行干預，以山西為例，在王揖唐的指揮下，閻錫山派出田應璜、李慶芳、郭德修主持，先提出候選名單送京審查，再由徐樹錚核定。由於金錢補助和政治勢力的滲透，選舉結果，安福系大獲全勝，¹⁴⁰ 6月29日徐樹錚表示「其成績以奉、皖、黑、晉、熱、察中央部及蒙藏為全勝，吉、豫十之九，京、綏五分之四，魯、蘇四分之三，直、贛、浙三分之二以上」，對於選舉的成績深表滿意，預期等馮國璋下臺後，選出一個皖系能操縱的總統，繼續掌握政權，甚至能讓他在政壇更上一層樓。¹⁴¹

此外，由於奉軍勁旅入關，使段的武力統一政策復活，徐開始主持對南作戰事宜。3月18日北軍攻下岳州，徐樹錚致電曹錕，勉以「岳城既下，即規湘陰，直趨長沙，再由子志（張懷芝）兄商同秀峰（陳光遠）迅撥奇兵出萍醴一帶，遙相夾擊，當不難一鼓而靖全湘。」¹⁴² 由於湖南戰事的進展，徐樹錚決定「定湘援龍（濟光），同時並舉」，亦即湘、粵戰事同時兼顧。¹⁴³ 計劃一個月打下湖南，三個月平定兩廣，至多半年內可以完成全國的統一。

但是像曹、張等南征將領根本不是真心主戰，而是希望利用對南作戰，攫取政治利益，或要求更多的軍費和械彈。所以此後的軍事進展並不

139 「徐樹錚電閻錫山我輩宜及時努力使新國會如期觀成則國基日鞏一日」（民國7年4月16日），《錄存3》，頁553。

140 安福系成員之一的國會議員劉振生曾比較兩屆國會選舉情況，認為在辛亥革命後不久舉行的第一屆國會選舉政治勢力影響選舉還不大，金錢運動之風亦較小，但是安福國會之選舉就每下愈況，金錢和政治勢力各顯神通，而又以地方官員操縱選舉影響最大，如黑龍江省，因督軍兼省長鮑貴卿全力支持安福系，在選舉前夕將與直系曹錕有關的綏蘭道尹谷之瑞假辭調京，結果黑龍江一省20名議員全為安福系囊括。陶菊隱亦言及安福國會是由賄選與非法手段產生的，段內閣支出高達一千萬元的選舉費，且議員名單其實早經圈定。劉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內幕〉，《文史資料精選》，第3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109。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144。

141 「王揖唐電閻錫山中央選舉請將願選者姓名電國會事務局」（民國7年5月8日）、「閻錫山電復王揖唐此次選舉晉省擬將區域分配平勻選後始可同一步調」（民國7年5月12日）、「李慶芳電閻錫山此間對於選舉奉黑皖三省係交由倪張鮑三督按名分配」（民國7年5月19日）、「嚴錫山電復徐樹錚此次選舉關係甚重自當嚴加拔揀以為一勞永逸之計」（民國7年5月25日）、「徐樹錚電閻錫山各省區參眾選舉已揭曉者選員得人可為稱慶」（民國7年6月29日），頁569、570、572、573、585。

142 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頁139。

143 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頁136。

順利。如四月初，曹錕即因徐樹錚有謀取直督企圖，與徐發生嫌隙，請假養病，甚至離開前線；¹⁴⁴ 而張懷芝也毫無戰志，致第二路慘敗。張敬堯的第七師也是軍紀敗壞，燒殺擄掠，使湘省人民飽受災難。¹⁴⁵

4月3日，齋藤季治郎向徐透露，曹錕有向日本尋求和南方議和意向，連主戰將領都已轉變態度，加入主和行列，顯示主戰已經窒礙難行。但徐樹錚認爲主戰的持續關係內閣的存亡，仍賣力的南北奔波，安撫曹、張，也爲軍事調度與統率指揮費盡心力，但都徒歸無功。如5月27日他到衡陽安撫吳佩孚，許以補助軍費及授予孚威將將軍名義，以穩定吳軍士氣。又如6月14日爲了防堵主和氣氛蔓延，他在天津司令部誘殺了北洋老將陸建章。¹⁴⁶ 吳佩孚因不能當上湘督，心懷怨望；陸的被殺，主和派固然一時膽寒，但徐的毒辣手段卻不能不令人反感，有損其個人形象。¹⁴⁷

綜觀奉軍入關，使徐樹錚的權勢達於顛峰，自認有功於皖系政權的復活，在段祺瑞內閣中欲貫徹其個人意志，以達成他在給張作霖、倪嗣冲的電文中所云的「先聯東鄰，次議任免，風行雷厲，大局立見更新」，¹⁴⁸ 在內閣人事上排斥異己，造成內部不合；在國會選舉雖然獲得大勝，但由金錢和舞弊選出的議員所組成的安福國會卻是聲名狼藉；在對南戰事中，欲求得勝利，反而讓曹錕、吳佩孚等將領投入主和懷抱，這一切都加深了人民的反感與皖系的孤立，對段內閣的發展反而不利。

5. 皖奉由合作至決裂

段祺瑞重任閣揆，皖系得以重新掌握政權，徐樹錚與張作霖合作的劫械與入關是最大的關鍵。如李慶芳所言，由於奉軍入關，「既踐奉師出援之盟，更堅曹使主戰之志，王閣不攻自倒，皖圍不援而解」，初步的計

144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4月2日，版2。「曹錕通電請大總統免其兩湖宣撫使本職俾湘鄂漸復原狀於軍政兩便」（民國7年4月5日），《錄存3》，頁526。

145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111-117。

146 姜克夫、韓信夫，《中華民國大事記》，頁552。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130-135。

147 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頁143。

148 「致張作霖倪嗣冲卅一電」（民國6年12月31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31。

畫可說相當成功。¹⁴⁹ 但是皖奉合作，雙方各有所圖，能否持續合作，則取決於相互間的利害關係。

剛開始雙方關係頗佳，所以徐能以奉軍副司令名義代行總司令，率領奉軍南下加入二路的對南方作戰，讓徐展現莫大的威風，連北洋的老將曹錕、張懷芝都得俯首聽命，段的武力統一政策也重燃生機。對於奉系的實力相助，徐屢次表示「此次芝揆（段祺瑞）復任，全仗我兄不慮奉省安危，不顧己身利害，出全力以挽大局，始有今日」。¹⁵⁰

然而張作霖出動奉軍南下，是為擴充本身勢力。秦皇島劫械已獲大批槍械，至3月13日，第三批日械又將由日本天潮丸運津，徐樹錚再度循秦皇島劫械模式，請曹汝霖與齋藤季治郎、河野久太郎及泰平公司主任高木潔等人切商，等該公司將槍械運抵塘沽或秦皇島時，仍由奉軍派員往扣，又獲得一批機關槍和彈藥，段祺瑞也不敢再予過問。¹⁵¹ 有功於奉械的爭取，徐樹錚在給山東幫辦張樹元電中云：「奉械本不裕，此次截領之械，組織六旅差足敷用，又分濟直隸、福建共三千有奇」。¹⁵²

隨著南北戰事的膠著，段、徐對奉軍依賴愈來愈深，張則趁機要索，予取予求。在皖系還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張仍附和主戰的主張，目的在隨時伺機需索軍火和軍費，段不敢拒絕，徐明白「大局存亡，全仗我兄」，為延續雙方的合作關係，只有一味的為奉軍爭取權益。如6月中旬張提出奉軍在湘久戰疲憊，水土不服，難以持續，段立即派徐樹錚赴奉，許張擔任東三省巡閱使、撥軍費300萬元、升孫烈臣為督軍及添招新兵，進行擴編等，作為奉軍續戰的條件。¹⁵³ 而徐也一再向張承諾，對奉軍餉械的籌措自當「躬負全責」，以他和段及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關係而論，

149 「李慶芳電閻錫山連日探詢時局妄參己見瀝陳三端仰候鈞裁」（民國7年3月14日），《錄存3》，頁462。

150 「致張作霖佳電」（民國7年5月9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65。

151 〈第三批軍火抵津後續聞〉，《晨鐘報》，民國7年3月20日，版3。「致吳炳湘真電」（7年3月11日），《電稿》，頁34。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111。

152 「致張樹元號電」（民國7年3月20日），《電稿》，頁53。

153 〈小徐運動張作霖續戰之條件〉，《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6月20日，版3。

奉軍的軍費果然多能如數撥給。¹⁵⁴

皖奉的合作，使張作霖的軍政實力如虎添翼。7月28日督軍團在天津開會討論總統人選和南征問題，這是張第一次親自到會，受到各方矚目。在會中他贊同推徐世昌為下屆總統，建議推段為副總統，顯然他不甘居曹錕之下，因為他本人也有當副總統的野心。在對南作戰上，張建議以奉軍為各路的總預備隊，隨時可以開到需要應援的地方，而其他各省則要求以奉軍為前方主力，雖然會議在各方立場不同下，沒有結論，¹⁵⁵ 但是卻可以看出張舉足輕重。另據日本代理公使芳澤謙吉所云：

寺內內閣維護北京政府的宗旨是非常好的，但容我無所顧忌的開陳己見，則有過於放任之嫌，例如對張作霖軍隊的跋扈熟視無睹，另一方面且有隱然加以聲援等傾向。因此，今天奉軍的跋扈囂張，業已成為解決時局一大障礙。¹⁵⁶

當時日本寺內內閣提供段祺瑞的各項軍械借款多用來武力征南，而其中所得最多的確是張作霖無疑。

奉軍已於皖奉合作之中成為一大軍系，然而段祺瑞利用奉軍取得對南作戰勝利目標卻終未實現。因為南征將領的退卻，徐樹錚有單獨依靠奉軍的計畫，在漢口設立奉軍前敵指揮部，準備把奉軍六混成旅都投入湖南戰場，奉軍內部立刻出現反對聲浪。例如，張作相強烈主和，於4月24日回奉報告前線軍情，向張建議趁西南求和之機，中止奉軍前進，以保和平。¹⁵⁷

5月9日徐樹錚派奉軍第二十七師長孫烈臣、第二十八師長汲金純和第二十九師長吳俊陞到長沙布置奉軍入湘作戰，24日他從北京趕到漢口

154 「致張作霖佳電」（民國7年5月9日）、「致楊宇霆篠電」（民國7年6月17日），〈皖系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3》，頁566、572。

155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142-143。

156 楊凡譯，「芳澤代理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電」（民國7年10月7日），〈日本與皖系軍閥的勾結〉，《北洋軍閥》，第3冊，頁761-762。

157 胡玉海、里蓉，《奉系軍閥大事記》（瀋陽：遼寧出版社，2005年2月），頁175。

來督促進行，但張作霖已無法繼續容忍徐公然視奉軍爲己有而任意調度，眞把奉軍擺在戰場上，明顯違反奉系利益，張立即召回三個師長，且藉口邊防吃緊，要調回已調至湘東的奉軍，雙方已面臨決裂。¹⁵⁸

不滿徐準備將關內奉軍全數投入戰場，加上奉軍內部的反對意見，都使雙方裂痕有擴大之勢。此時奉軍內部又傳出「徐、楊合謀」之說，認爲楊宇霆和丁超與徐合謀，對奉不利，於是傳出張有處理的風聲。7月28日，張作霖準備赴津與曹錕會晤，在獲知消息之後，徐即心裡有數，爲化解危機，兩天之內他發出多則電文，決定：1.即日赴津與曹會晤，勸曹儘速起程南下及商談時局；2.告訴倪嗣冲，張「此次突然來津，必有奸人鼓動」，請倪同日抵津，可以防患意外；¹⁵⁹ 3.要奉軍將領孫烈臣、張景惠速日同來，最好楊宇霆也能同來，以便將前後一切情形明白說開，以免疑似風傳，誤及大局；4.要各督來電敦促張作霖赴津，並勸曹錕率師南下。¹⁶⁰

張此次來津，和曹錕及雷震春等人終日玩牌，甚至夜宿雷宅，顯得十分詭異。田應璜因此預期「以云極端亦大不易，惟與又錚（徐樹錚）分離之象成，恐難復合」。¹⁶¹ 直到8月6日，田應璜單獨晤張時，才知張此行是因聽聞徐私招軍隊，楊宇霆私挪餉械，恐大權旁落，乃至津欲與曹錕聯合自固。

在津期間張作霖查出從3月25日起，徐共代領奉軍軍費515萬元，其中奉軍實收僅180萬元，剩餘的300餘萬元全部爲徐所挪用來編練參戰軍及新國會選舉上。¹⁶² 原來徐樹錚自從軍糧城奉軍司令部成立之後，開始在洛陽附近招募軍隊，組成奉軍補充旅一旅，以後又在廊坊成立奉軍砲兵旅，在小站招募輸送隊，總共五旅，旅長爲宋邦翰、宋子揚、張鼎勳、姚

158 陳崇橋、胡玉海、胡毓崢，〈從草莽英雄到大元帥——張作霖〉，頁78。徐櫻，〈先父徐樹錚將軍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1987年5月），頁102。

159 「致各省督軍感電」（民國7年7月27日）、「致倪嗣冲感電」（民國7年7月27日），《電稿》，頁293、294。

160 「致孫烈臣張景惠勸電」（民國7年7月28日），《電稿》，頁297。

161 「田應璜電閻錫山張作霖此來形跡殊異將來演成何種怪劇殊未可知」（民國7年8月1日），《錄存3》，頁591。

162 吳景南，〈徐樹錚的西北軍〉，《存稿——晚清·北洋（下）》，頁441。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143。

受唐和于珍。¹⁶³ 張盛怒之下準備解除徐的奉軍副司令職，並且要進一步追究款項，此一舉動震驚了段祺瑞，由段出面調解後，徐向張謝罪，而且承諾短期內歸還這筆款項，而以奉軍名義新組訓的五個混成旅中，三旅歸奉直接節制，兩旅撥交督辦參戰事務處，對此徐極爲不平，亦對張有所不滿。¹⁶⁴

皖奉的合作也隨著徐所謂的「奉軍糾葛事件」爆發而落幕，表面上徐、張的關係雖然暫因調停獲得轉圜，但是在彼此無法信任的情況下，徐先接任參戰處參謀長爲下臺階，在9月10日始以參戰處忙碌爲理由，辭去奉軍副司令職，由孫烈臣繼任。對於以前的用款200萬元也承諾趕爲清理。¹⁶⁵

陸、結 語

本文論述皖奉之間的合作關係，從段祺瑞因湖南戰場的失利下臺，徐樹錚幕後運作的天津會議開始逐步發展，直至奉軍秦皇島劫械與入關，達於高峰。在北洋系直皖分裂對立中，爲使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恢復皖系政權，雙方各爲己利，聯手對抗以馮國璋爲首的直系，終於成功的讓段內閣復活，而張作霖也伺機發展，成爲直、皖之外另一大勢力，自此確立北京政府直皖奉三雄鼎立的局面。

在直皖劇烈的衝突中，段祺瑞身爲國務總理，實權在握，力抗總統馮國璋所主導的主和派。此時張作霖只是一省督軍，且在強勁對手的威脅下，地位極其不穩，但他敏於時勢，開始強力擁段，也獲得段的回報，助他站穩奉督的位置，也容許他繼續在東北的擴張，在段的庇蔭下，張終於

163 張聯榮，〈一九一八年北洋軍對湘作戰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頁94。

164 「致于旅長等漾電」（民國7年8月23日）、「致奉軍各旅長勘電」（民國7年8月28日），《電稿》，頁319、324。陳文運，〈我所知道的皖系將領〉，《存稿—晚清·北洋（下）》，頁803。曾毓雋，〈憶語隨筆〉，《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頁27。

165 「致張作霖卦電」（民國7年9月10日），《電稿》，頁338。「李慶芳電閭錫山參戰處參謀長原爲靳雲鵬現改爲徐樹錚頗賴研究」（民國7年8月9日），《錄存3》，頁597。

擺脫對手的糾纏，成為東北最強的軍政實力派。

但是因為直皖兩派的和戰之爭，衝突激烈，導致段祺瑞因湖南戰事失利被迫去職。張作霖思索奉系前途，雖有為己謀劃之企圖，開始向日方進行試探，希望獲得日方的扶植，但也認為段威望實力俱在，又有日方的全力支持，仍有再起之機，加上徐樹錚為謀段之再起，又有團結主戰各督，召開天津會議的主張，張乃藉機熱烈響應，並派與徐樹錚熟識之奉軍參謀長楊宇霆代表參加，在會中取得重要的發言權，更進一步拉進與皖系的關係，與徐樹錚和倪嗣冲結成三角同盟，進一步醞釀雙方的合作關係。

天津會議後主和派進行強烈的反撲，如王士珍主持的漾日議和、馮國璋的南巡及馮玉祥的武穴主和，幾乎使主戰派遭受致命打擊，徐樹錚認為主和派議和行動繼續的話，不但造成北洋系危機，也終將斷送國家前途。他和段祺瑞對馮國璋等主和派的狡詐百出忍無可忍，和張作霖合作，引奉軍新興勢力，開始列入考慮，皖奉合作關係有了更大的進展。

鐵三角之一的倪嗣冲在馮旅武穴主和事件中，受盡威脅，於是秦皇島劫械與入關時機已告成熟，皖奉合作也進一步的強化。奉軍劫械與入關的進行，不管對皖、對奉，甚至對整個政局都影響重大。馮國璋等主和派至此再無抗禦能力，皖系也重握政權，但段、徐為推動奉軍南征，為主戰政策效力，對張百般遷就的結果，讓張軍政實力更為加強，在北京政局中掌握了巨大的影響力。

張的奉軍已經成為皖系維繫政權不可或缺之武力，但這決非張與皖系合作奉軍入關的本意，不甘於徐樹錚以副司令名義任意調動奉軍，投入戰場，為皖系效力，又加上主戰政策確已困難重重，於是藉口至天津與曹錕會晤，揭發徐樹錚挪用奉軍軍費及建立私人武力不法行為，所謂的「奉軍糾葛事件」在張有心結束皖奉合作關係時發生，也就不令人意外，而皖奉的合作也就此宣告終止。

總之，秦皇島劫械與入關，雖然是皖奉雙方各有目的，各圖己利的合作之舉，但其中反映的政治意義及其對日後政局的影響卻是極端深遠。

首先，皖奉合作的劫械與入關，顯示其完全無視於政府威信與國家法令的存在。連中央採購的軍械，都可以逕自劫奪為己有，劫奪後還能振振有辭道是為挽救北洋系的存亡，還能免於受懲處；而連曾掌政中央的段祺瑞和徐樹錚，都能不顧及中央權威的樹立，中央權威已被澈底踐踏，而地方軍閥更可以遂行本身的政治利益與權謀，其中引發的脫序與價值紊亂已至不可思議的地步。因此軍閥的對立爭戰，只求致勝，已帶給民初政局更不利的影響，皖系即使能重新主政，也終將難逃飲鴆止渴的命運。

再者，奉、皖兩系從合作至決裂之間的變化，也顯示民初政局中央與地方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北洋系團結的大纛下皖奉為共同的利益彼此合作，自此也為奉系發展出一套與中央的分合模式，此後奉系一再利用東北優勢的戰略位置，干預中央政權，甚至重演奉軍入關戲碼，破壞關內的政治均勢，以取得最有利的發展，也因此統一之局確立之前，民國政局註定永無寧日。

（責任編輯：何鳳嬌）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高素蘭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3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5月。

葉惠芬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4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5月。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註，《徐樹錚電稿》，收錄於《近代史資料》，專刊第2號。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79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編，《護法運動》。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3卷，皖系軍閥與日本。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二）報紙

《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

《申報》，上海，民國7年。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

《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

《大公報》，天津，民國7年。

《順天時報》，北京，民國7年。

（三）辭典、工具書、大事記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初版。

姜克夫、韓信夫，《中華民國大事記》，第1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6月，初版。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四）專書、論文

金鴻文，〈張作霖生平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6年6月。

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6月。

林明忠，〈北洋奉系軍隊之研究（1916-1928）〉。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7年12月。

莫建來，《皖系軍閥統治史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

郭劍林，《民初北洋三大內戰紀實》。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4冊。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4月，第1版第3刷。

陳崇橋、胡玉海、胡毓崢，《從草莽英雄到大元帥—張作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郭緒印、陳興唐，《愛國將軍馮玉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陶菊隱，《督軍團傳》。臺北：江南出版社，民國73年2月，初版。

園田一龜，《張作霖》。東京：中華堂，大正12年（民國12年）。

（五）回憶錄、口述史料

徐鑄成，〈李思浩生前談從政始末〉，《文史資料選輯》，1978年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第1版。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

王毓超，〈直皖戰爭前後〉，《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冊—晚清·北洋（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吳景南，〈馮玉祥武穴通電主和前後〉，《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5輯（1988年10月）。

齊協民，〈官僚軍閥禍國殃民見聞雜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1980年7月）。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9年6月1日，再版。

曾毓雋，〈憶語隨筆〉，《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張國淦，〈中華民國內閣篇〉，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張聯榮，〈一九一八年北伐軍對湘作戰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陳文運、張敦和，〈徐樹錚的生平〉，《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冊—晚清·北洋（下）》。

荊有岩，〈奉系軍事集團的形成與擴展〉，《文史資料精華叢書—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劉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內幕〉，《文史資料精選》，第3冊。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

徐櫻，〈先父徐樹錚將軍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1987年5月）。

